



教宗方濟各  
《祂愛了我們》通諭  
論耶穌基督聖心其  
人性及天主性的愛

1. 當聖保祿宗徒論及基督時說：「祂愛了我們」（參閱：羅八 37），是為讓我們明白，沒有什麼能使我們與這份愛「相隔絕」（羅八 39）。聖保祿宗徒能如此肯定，乃因基督早已親自向宗徒保證：「我愛了你們」（參閱：若十五 9、12）。基督也曾說：「我稱你們為朋友」（若十五 15）。祂那敞開的聖心先我們而存在，無條件地等候我們，不需任何前提就愛了我們，並賜予我們祂的友誼：因為祂先愛了我們（參閱：若壹四 10）。藉著耶穌，「我們認識了，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所懷的愛。」（若壹四 16）

## 第一章

### 論「心」的重要性

2. 大家常以「心」象徵耶穌的愛。有人質疑這象徵在現今是否仍有意義。我們因時勢所趨，每天汲汲營營，卻不知所求為何，最後成為貪得無厭的消費者，或淪為冷酷市場機制下的奴隸，我們的確需要重溫「心」的重要性。<sup>1</sup>

#### 我們指的「心」是什麼？

3. 在非宗教的古希臘語中，「*kardía*」（καρδία）指人和動植物最隱私的內在。古希臘詩人荷馬（Homer）不單用這個字表達肉軀的中樞，更指人類靈魂和精神的核心；在

---

<sup>1</sup> 本章中不少反省皆取材自己故耶穌會士迭戈·法雷斯神父（Diego Fares，1955~2022）未曾發表的遺作。願上主接納法雷斯神父於祂的榮光中。

他的文學作品《伊里亞特》（*Iliad*）中，思想和感情皆隸屬於心，且兩者密不可分。<sup>2</sup>「心」像是渴望的核心和重大決定形成之處。<sup>3</sup>柏拉圖（Plato）認為，「心」具有整合理性和感性的作用，因為無論是高等官能，還是私慾偏情，都經血管在心臟匯聚。<sup>4</sup>由此可見，從古代起，人們就意識到，在定義「人」時，不能夠把人僅僅視為是集各種能力於一身的動物，而是一個靈肉合一的個體，當中又有個統一各感官的中樞，為所經驗到的一切賦予脈絡，讓人理解生活的意義和方向。

4. 聖經記載：「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四 12）。天主聖言告訴我們，在一切表象之下、甚至在令我們混淆的浮淺思緒後面，有著一顆「心」。厄瑪烏的門徒在那奧祕的旅途中，與復活的基督同行，在路途上他們飽受煎熬、茫然困惑、失落、絕望、沮喪和挫折。儘管如此，在這些感受外，這些門徒的心坎裡仍冒出了別的念頭：「當祂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廿四 32）

5. 與此同時，「心」是真誠所在的地方，人在那裡無法欺瞞偽裝。通常，「心」反映真正的意圖——人真正思慮、相信和渴慕的東西、不能向人明言的祕密——即人最赤裸的本相；心既非表象，也無謊言，而是最純粹、實在，完全是個人的本質。因此，當三松沒有向德里拉透露自己力量的祕密時，德里拉說：「你心裡既沒有我，你怎能說：我愛你呢？」（民十六 15）。只有在三松剖白隱藏的祕密後，德里拉才「見他把心中的一切全給她透露了。」（民十六 18）

6. 每個人的真實本相往往被大量的「落葉」遮蔽，所以人難以真正地認識自己，更遑論認識他人：「人心最狡猾欺詐，已不可救藥；誰能透識？」（耶十七 9）。於是，我們便能理解，箴言何以要提醒我們：「在一切之上，你要謹守你的心，因為生命是由此而生。你應摒絕口舌的欺詐，遠避唇舌的乖謬」（箴四 23~24）。只看外表、偽裝及欺瞞，皆會傷害和扭曲人心。儘管人總隱藏自己的真我、扮演角色，但其實一切盡在心中：外在的偽裝、掩飾都無關緊要，在「心」中才是真實原本的自己。任何有建樹的生命，皆以此為基礎；換言之，沒有「心」，就無法活出有意義的生命；外表和謊言只會帶來空虛。

7. 為了更能闡述以上思想，請容許我重覆已講述過的一個故事：「當我們兄弟姊妹還是小孩子時，在嘉年華會期間，祖母總會準備好些油炸點心（frittelle），而我祖母做的尤其脆薄。她把麵團擲入滾燙的油裡，看著它脹起、變大〔……〕。但我們吃的時候，點心裡卻什麼也沒有。這點心在我們的家鄉話叫『吹牛』（bugie），即『謊言』

---

<sup>2</sup> 參閱：荷馬，《伊里亞特》（*Iliad*），21，441。

<sup>3</sup> 同上，10，244。

<sup>4</sup> 參閱：柏拉圖，《蒂邁歐篇》（*Timaeus*），65 c-d；70。

的意思。祖母向我們解釋這名字的由來：『這油炸點心看起來既圓滿大塊，內裡卻是空空如也，好像謊言般，既不實在，又沒內涵。』」<sup>5</sup>

8. 與其在人前裝模作樣，尋找虛浮的快慰，不如沉思更要緊的事情：我是誰？我在尋覓什麼？我期望自己的生命、抉擇、行動會帶來什麼意義？我為何生活在世上？有何目的？在臨終時如何評價自己？當我回顧一生時，我想在天主面前、在其他人面前，活出什麼意義的人生？這些問題把我帶到我的「心」。

## 回到內心

9.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我們有必要重新討論「心」，不論身世如何，每個人在心裡都有一套自我理解。每個真實活著的人心中，皆蘊含了他們所有力量、信念、熱忱、抉擇的根源。但在這消費不輟、及時行樂的世界中，我們被躁動喧鬧的科技所駕馭，失去了作內省的耐性。人類今天「面臨失去重心——失去自我重心的危機。」<sup>6</sup>「今日的人經常處身於困惑、自相矛盾中，幾乎沒有讓自己表裡如一、言行一致的原則。現今流行的『行為模式』要不誇大了理性和技術層面，要不過分強調本能。」<sup>7</sup>「心」不見了。

10. 當前瞬息萬變的社會固然是一大問題，但上文所指那種對人內在深處的貶抑——即對「心」的貶抑——則源於更久遠的年代：早在古希臘和基督宗教誕生前的理性主義，或在基督宗教誕生後的唯心主義，以及種種唯物主義的歷史中，皆已見端倪。「心」在人類學中，鮮為人知，學者們寧可探究理性、意志、自由等概念，以致在主要的哲學思潮中對「心」的範疇頗為陌生。由於「心」的意義模糊不清，因此在人生話題中沒有特殊的地位。這也許是因為「心」難以歸納為「清晰明確」的概念，或闡釋「心」會牽涉到自我認識的困難：與我們最密切的內心現實，卻往往也是最遙不可及的。就算與別人相遇，也不必然是認識自我的途徑，因為人在思想上容易又再次轉向不健康的個人主義。許多人選擇在較可掌控的理性和意志領域中建構個人思想體系，卻沒有在知能和情感之外給「心」騰出空間。於是「心」未被人深入理解，也無法充分發展「個人核心」的概念，在這概念中，唯一能整合一切的就是愛。

11. 「心」若被貶低，自然也就貶抑了肺腑之言、以心行事、心靈成長的意義。當「心」的特質不受重視，我們將失去只憑理智無法提供的答案，也無法與他人相知相遇，生活中也不再有詩意。我們將失去人類的歷史和自己的過去，因為每個人真正的人生旅程皆由「心」出發。這才是我們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

---

<sup>5</sup> 教宗於聖瑪爾大之家清晨彌撒講道（2016年10月14日）：《羅馬觀察報》，2016年10月15日，第8頁。

<sup>6</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三鐘經講道（2000年7月2日）：《羅馬觀察報》，2000年7月3及4日，第4頁。

<sup>7</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要教理講授（1994年6月8日）：《羅馬觀察報》，1994年6月9日，第5頁。

12. 我們必須認定我們有一顆「心」，而因為我們的「心」與他人的「心」共存，所以需要幫助他人成為一個「你」。為了更好闡釋這話題，讓我們參照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小說的人物——斯塔夫羅金 (Stavrogin)。<sup>8</sup> 羅馬諾·瓜爾蒂尼 (Romano Guardini) 將這角色視為邪惡的化身，因為他最明顯的性格特徵是「沒有心」：「斯塔夫羅金沒有「心」，因此他冷酷又空虛，肉軀也因怠惰和『獸性』而腐朽。他既無法與別人親近，也無法讓別人靠近真正的自己。因為只有『心』才能營造親密關係，讓兩個個體真正靠近。唯有用『心』，才能以誠待人，讓人如沐春風。『親密』是一種行為，是『心』的外貌。但斯塔夫羅金總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甚至跟自己的關係也極度疏離，因為要進入內在世界，人只能依靠『心』，而非靠思想。人沒有能力單靠思慮深究內在心靈世界。倘若『心』死了，人便不認識自己，面對自己就像是一個陌生人。」<sup>9</sup>

13. 所有行為都該受「心」的規範和指揮，「心」蘊存著抵抗惡的力量，藉此能使好鬥的脾性和執著的欲望，消弭在「心」所顯的更大的善中；這也讓智力和意志能為「心」服務，得以飽享真理的滋味，而非如某些學科般企圖駕馭真理，並同時使意志渴求「心」所認識的更大的善，也讓想像力和感情與心同頻共振。

14. 按上文所述，可說我的「心」就是我，因為「心」使我與眾不同，它塑造我的精神形象，更使我與他人共融。在數位世界中運作的演算法顯示，按我們的思想和意志所產生的決策，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呆板，且易於估算和操控。但「心」卻非如此。

15. 對力求達成綜合性結論的神學和哲學而言，「心」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事實上，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或任何學科都無法完全解釋「心」這個詞彙。在語言發展中，「心」是其中一個最原初的詞彙，「指涉人的作為精神與其肉身結為一體的現實。」<sup>10</sup> 為此，當生物學家談論「心臟」時，他們只看到「心」在現實中的一部分，這片面的觀念，不僅不會削弱「心」具整體概念的事實，反而使靈肉整合的「心」，其概念更具體真實。就算用抽象語言描述「心」，也無法同時表達出既具體又全面的意涵。「心」能將我們引導至自身最私密的核心，也讓我們全面性地認識自己，而非僅從某些單獨的角度看待自己。

16. 另一方面，「心」這獨特的力量，幫助我們明白為何用「心」體會現實，就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現實景況，並使我們領悟到由「心」所引發的愛，因為「現實最深的層面是愛。」<sup>11</sup> 根據當代某思想家的看法，海德格 (Heidegger) 認為哲學並非始於一個純粹的概念或某種確信，而是源自情感上的衝擊：「在思辨概念前，或在思考過程中，須受到情感衝擊，缺少了深邃的情感，就無法開展哲學思想。最初的心理意象是

<sup>8</sup> 杜斯妥也夫斯基，《群魔》(The Demons)，1873。

<sup>9</sup> 羅馬諾·瓜爾蒂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世界》(Religiöse Gestalten in Dostojewskij's Werk)，美茵茲／帕德博恩，1989，第 238 頁以下。

<sup>10</sup> 卡爾·拉內，〈耶穌聖心敬禮神學的幾個論點〉(Einige Thesen zur Theologie der Herz-Jesu-Verehrung: Schriften zur Theologie)，第 3 冊，艾因西德倫，1955，第 392 頁。

<sup>11</sup> 同上，第 61 頁。

雞皮疙瘩；促使人沉思、詰問的首先是『深邃的情感』。哲學總是在情緒氛圍(*Stimmung*)中開始。」<sup>12</sup>「心」就在這裡出現，因為它「承載著情緒基調，就像是『情緒基調的護衛者』。『心』聽得到『沉默之聲』的存在，這不是一種比喻性的說法，而是讓這聲音主宰自己。」<sup>13</sup>

## 合零為整的心

17. 與此同時，心讓任何的聯繫可以是真誠的，任何不以「心」建立的關係，都無法克服個人主義帶來的零碎化：或許兩個個體能拉近彼此距離，但不能真正地聯結起來。違反「心」的社會，將會越來越由自戀主義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所支配，最終淪落到「喪失欲望」的地步，因為他者在視野中失去縱影，人從而自我封閉，再也沒有能力建立健康的關係。<sup>14</sup>結果，我們將不再有能力接納天主。就像海德格說的，要迎接神祇，得準備「神龕」。<sup>15</sup>

18.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每個人的「心」中有著一種看表裡不一的連結：要重視自身的價值，也想向別人敞開自己；一方面意識到獨一無二的自我，另一方面又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他人。唯獨當人培養出認識他人的能力，並與能認識和接受自己的人相遇時，人才能真正成為自己。

19.「心」也能拼集和整合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即使這些歷程像零亂的碎片，但總是有它的意義。這正是福音藉著瑪利亞凝視的目光——她以「心」審視——所表達的。瑪利亞懂得與存留在心中的經驗對話，花時間在心中仔細默想：使過去的經驗浮現並在記憶中保留下來。最具體描述「心」的思維模式，莫過於路加福音的兩段記載，即：瑪利亞「把這一切事「默存」（*συνετήρει*）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συμβάλλουσα*）」（路二 19，參閱：路二 51）。希臘文動詞「*συμβάλλειν*」（衍生出「symbol」象徵這字）的原意是「思考」、把兩件事物在腦海中（藉象徵）結合起來，繼而研究、反思，並在心中進行對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51 節中，使用了「*διετήρει*」一字，意即「小心保存」，而瑪利亞守護的，不單是她所看到的「景象」，更包括了在當下她無法理解的東西，這些記憶躍然活於她的心中，靜候在適當時機被組織起來。

20. 在這人工智能時代，要挽救人性，就必須要有詩詞和愛。有些東西，任何演算法永遠都無法承載，譬如那些童年片段，儘管歲月流逝，但無論身處何方，都能讓我們帶著暖意細細回味。就像是小時候，在家中跟媽媽或祖母一起做炸餡餅時，我們用叉子封緊餡餅的邊緣，那段學習烹飪的時光，我們一邊玩耍，一邊假裝自己是大人，承

<sup>12</sup> 韓炳哲，《海德格的心：馬丁·海德格中的情感概念》( *Heideggers Herz Zum Begriff der Stimmung bei Martin Heidegger* )，慕尼黑，1996，第 39 頁。

<sup>13</sup> 同上，60；參閱：第 176 頁。

<sup>14</sup> 參閱：韓炳哲，《性愛臨死的掙扎》( *Agonie des Eros* )，柏林，2012。

<sup>15</sup> 參閱：海德格，《荷爾德林詩的闡釋》( *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 )，法蘭克福，1981，第 120 頁。

擔起幫助他人的責任。我可以講出林林總總類似的小故事，來描繪每個人的生命軌跡：因一個笑話而綻放的笑容、素描窗外風景的剪影、人生第一場用破皮球踢的比賽、在鞋盒裡偷偷養的蠶蟲、夾在書中製成的乾燥花、照料從鳥巢跌落的雛鳥、數著雛菊花瓣來決定心事……，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瑣碎小事，卻奇妙地無法被演算法所捕捉。因為那支叉子、那個笑話、那片窗外的景色、那顆破皮球、那個鞋盒、那本書、那隻雛鳥、那朵花……，都依附於那份保存在心中的溫暖回憶。

21. 每個人最內在的核心，不在靈魂，而是在整個位格——靈魂和肉身一體呈現出具有個人獨一無二的身分。一切都在「心」中被整合為一，「心」也可以成為愛的上座，連同其靈性、心理和物理要素，棲居其中。簡而言之，若愛在「心」中為王，人便可完滿且光芒四射地成為真正的自己，因為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為了愛，就連最隱密的肌理脈搏，也都是為了去愛和被愛而創造。

22. 正因如此，當在接二連三發起的戰事中，見到有些國家要不趁機添亂，要不隱忍不發，要不袖手旁觀；又或者只為黨派利益而爭權奪利，這時不禁讓人懷疑，世界是否喪失了「心」。我們只需聆聽和觀察世界各處飽受戰火之苦的老邁婦女——她們都是這些毀滅性衝突的「戰俘」。聽見她們為死去的兒孫痛哭、看見她們失去住了一輩子的家園後一心求死的神情，便著實令人心痛。以往在面對種種窘境和壓迫時，這些婦女都是刻苦堅忍的模範，如今在她們暮年時卻無法頤養天年，還得倉惶悽苦、擔驚受怕、受盡屈辱。看見這些老人哭泣，卻仍無動於衷，那是一個無「心」世界的記號。

23. 當每一個人反省、尋找、默想自己本身的真我和身分，或分析更高層次的問題時；當人思考生命的意義、尋求天主時；甚至是當人驚鴻一瞥，品嚐到點滴真理滋味時，都須在愛中才能臻至化境。透過主動去愛，人才懂得生存的原因和目的。如此，一切才能匯聚起來，互相連結，和諧融洽。面對人自身的奧祕，最關鍵的問題也許就是：我有「心」嗎？

## 熱火

24. 這也帶來靈修上的影響。以聖依納爵·羅耀拉的《神操》為例，其中神學思想以「靈性情感的傾向」(*affectus*)為原則，而「『心』的全力回應」正是神操的基石，能帶來重整生命的力量和資源。聖依納爵所設計的神操規則與「場景默觀」之類的操練，是按照一個基礎運作——這基礎是超越它們自身和「心」不知悉的。米歇爾·德塞爾托 (Michel de Certeau) 指出，聖依納爵所勾勒出來的「動向」是天主旨意與個人意志的展露，而個人心中的意志與表面所呈現的有所不同。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聲音開始在人的心中出現，這聲音不可名狀，突破表層那些已被知悉或被反對的概念，進而導向

深層生命的事物。這就是「重整生命」的起點，由「心」開始。這不是什麼理性論述的大道理，而是需要在生活中實踐出來，就像情感和習慣純粹是知行合一的結果。<sup>16</sup>

25. 哲學家的思想在何處止步不前，信者的「心」就在那裡去愛、朝拜、求寬恕，並在上主為他選擇的地方獻上自己的服務，好能跟隨祂。這樣，他就明白，自己在天主眼中成為一個「你」，也成為「自己」，因為對他而言，天主是一個「祢」。事實上，只有上主始終且永遠以「你」來對待我們。接受主的友誼，這是「心」的事，得以建構我們成為在「心」的意義上圓滿的人。

26. 聖文德常說，要清楚看到，就必須詢問「火，而不是光。」<sup>17</sup> 他也這樣教導：「信德在理智內，因而引發情感。例如：當我們得知基督是為我們而死，除非是冥頑不靈的罪人，否則這份認知會促使我們去愛。」<sup>18</sup> 按此思路，聖若望·亨利·紐曼 (John Henry Newman) 選擇了「心與心對談」(*Cor ad cor loquitur*) 這句話作為自己的格言，因為上主為了拯救我們，除了透過種種具有思考性的對話外，更從祂的聖心與我們的心對話。從這邏輯來看，對他這樣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而言，與自己、與主深切相遇的地方，不是研經釋義或默想反省，而是在對話的祈禱中，與生活且臨在的耶穌基督進行心與心的對話。為此紐曼樞機在聖體中，找到活生生的耶穌聖心，聖心能夠解放我們，並賦予每個當下意義，以及在人心中傾注真正的平安：「哦，至聖、至可愛的耶穌聖心，祢隱藏在至聖聖體內，依舊為我們跳動。[……]我以全部的愛、全然的欽崇、熾熱的感情，以及順從和堅決的意志去敬拜祢。哦，我的天主，當祢在聖體聖事中紳尊降貴到我這裡來時，請使我的心跟隨祢的聖心一起跳動。請祢淨化我的心，使它脫離所有世俗雜思、一切的愚妄和欲念、頑固和殘暴、乖僻惡習、紊亂失控、心灰意冷。請祢充盈我心，使日常俗事和人生逆境不再擾亂我心，讓我在敬畏祢和在祢的愛中找到平安。」<sup>19</sup>

27. 在活生生的耶穌聖心前，我們的心思受到聖神的啟發，領悟耶穌的教導，繼而驅動我們的意志去付諸行動，但這也可能限於一種自我滿足的道德主義。感覺、品味和欽崇天主，這是「心」的事。只有「心」才能帶動所有的官能、情緒和我們整個人，以敬畏的態度和孺慕之情依順上主。

## 從「心」做起，世界便能改變

28. 只有從心做起，我們的社會在未來才可結合各方的高見和意願，消弭衝突，讓聖神帶領我們成為真正的弟兄姊妹，因為排解紛爭和締造和平，是「心」的使命。耶穌

<sup>16</sup> 參閱：米歇爾·德塞爾托 (Michel de Certeau)，《渴望的空間：羅耀拉的神操》(*L'espace du désir ou le «fondement» des Exercises Spirituels*)，收錄在《基督 77》(*Christus 77*)，1989，第 118~128 頁。

<sup>17</sup> 聖文德，《心靈邁向天主的旅程》(*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第七章，第 6 號。

<sup>18</sup> 聖文德，《伯多祿·隆巴迪語錄注釋》，問題 3 (*Commentaria in Sententias Petri Lombardi, q.3*)。

<sup>19</sup> 聖若望·亨利·紐曼選，《默想和禮敬》(*Meditations and Devotions*)，倫敦，1912，第三部分 (XVI)，第三段，第 573~574 頁。

聖心令人擺脫自我、走出自己；是禮物，更是相遇。在祂內我們可以跟別人建立健康和快樂的關係；也能在這世界建立愛和正義的國度。我們的心與耶穌聖心連結起來，就能創造這社會奇蹟。

29. 認真看待「心」，會為社會帶來改變。正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教導的：「我們每人都應改造自己的心，並應著眼於全世界，著眼於同他人攜手合作，以改善人類生活。」<sup>20</sup> 因為「現代世界的失衡，是與植根於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緊密相連的。」<sup>21</sup> 面對世界種種悲劇，梵蒂岡第二大公會議邀請我們回歸內心，指出「人因有『心』而凌駕萬物之上，當人歸心自省時，便是回轉到內心的最深處，那兒有洞察人心的天主（參閱：撒上十六 7；耶十七 10）等待著他；同時，能在天主的注視下，決定自己的命運。」<sup>22</sup>

30. 這絕非叫我們過分依恃自己。我們應當留意，意識到我們的心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脆弱且受了傷的。「心」有其本體尊嚴，同時亦該致力尋找更具尊嚴的生命。<sup>23</sup>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還這樣教導我們：「福音的酵母，在人心內，曾經並正在激發對人性尊嚴不可遏止的需求。」<sup>24</sup> 然而，只認識福音，或只機械式地盲從其命令，都不足以讓人按照此尊嚴生活。我們需要天主神性的愛來協助。讓我們投奔耶穌基督的聖心——祂整體的中心——那是其天主性及人性的愛所燃燒的火窯，也是人類所能到達最豐盛的圓滿。在耶穌聖心內，我們終將認識自己，並學習如何去愛。

31. 最後，聖耶穌聖心是統合世界的原則，因為「基督是世界的心；祂的聖死與復活——逾越奧蹟——是歷史的中心，人類歷史因祂而成為救恩史。」<sup>25</sup> 所有「受造物與我們共同邁向同一的終極目標——天主，在天主超性的圓滿內，復活的基督擁抱及光照一切受造物。」<sup>26</sup> 在基督的聖心前，我懇求上主再一次憐憫這片受傷的土地，這片祂原先想跟我們每人一起居住的土地。願祂再次傾注祂的真光和慈愛，好讓我們的世界，在戰火蹂躪、社會經濟失衡、物欲橫流、反人性的科技發展等境況下，能夠重拾最重要且必要的東西：「心」。

---

<sup>20</sup>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82。

<sup>21</sup> 同上，10。

<sup>22</sup> 同上，14。

<sup>23</sup> 參閱：教義部，《無限尊嚴》宣言（2024年4月2日），8；參閱：《羅馬觀察報》，2024年4月8日，第8頁。

<sup>24</sup>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26。

<sup>25</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三鐘經講道（1998年6月28日）：《羅馬觀察報》，1998年6月30至7月1日，第7頁。

<sup>26</sup> 參閱：《願祢受讚頌》宗座通諭（2015年5月24日），83：《宗座公教》（2015），第880頁。

## 第二章

### 愛的舉動與言語

32. 基督的聖心象徵了祂個人的中心——祂對我們的愛從中湧出；這是最初宣揚的喜訊活潑的核心。聖心是我們信德的起源，是保持基督徒信德活潑的泉源。

#### 反映「心」的舉動

33. 基督不是以長篇大論的方式闡釋祂如何愛我們，而是透過祂的一舉一動來顯示。雖然不易察覺，但藉著觀察祂的行徑，我們可以瞭解祂是如何與每個人相處。現在就讓我們一起閱讀福音，這是我們的信仰可以認出祂的地方。

34. 福音指耶穌「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若一 11）；祂的領域，指的就是我們，因為祂視我們並非如同身外物，而是自己的人，對我們呵護備至，疼惜我們。祂對待我們如同祂自己的人，這意思並非指我們是祂的奴僕，耶穌自己也否認，曾說：「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若十五 15）。祂所帶給我們的，是朋友間彼此互屬的關係。耶穌的到來，克服了種種距離，祂願意與我們親近，就像日常呼吸般自然。祂還有另一個名字：「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近在咫尺，居住在我們中間。天主聖子降生成人，「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斐二 17）

35. 當我們觀察耶穌的行動時，這一點就變得更鮮明了。祂不斷尋找我們，守在我們的身旁，時刻願意跟我們相遇。我們默觀耶穌：為了與一名正在井邊汲水的撒瑪黎雅婦人對話（參閱：若四 5~7），祂停了下來；我們看見：因尼苛德摩害怕別人看見，於是耶穌在深夜才與他會面（參閱：若三 1~2）。我們欽佩耶穌任由罪婦清洗自己的腳，毫不懼怕（路七 36~50）；耶穌直視犯了姦淫的婦女，向她說：「我不定你的罪」（參閱：若八 11）；或耶穌在責罵門徒們的冷漠後，親切地問街上的瞎子：「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谷十 51）。基督以行動顯示了天主的臨近、憐憫和溫柔。

36. 當耶穌要治癒別人時，祂更喜歡靠近對方：「伸手撫摸他」（瑪八 3）、「就摸了她的手」（瑪八 15）、「摸他們的眼」（瑪九 29）。為使病人痊癒，祂甚至像母親般用自己的唾沫觸碰他們（參閱：谷七 33），好讓對方不會覺得祂與自己的生命沒有瓜葛。因為

「上主深明撫抱這美麗的技藝。天主的溫柔：並不是以言語來愛我們，而是主動靠近我們，並在這親密中給予我們最體貼的愛。」<sup>27</sup>

37. 由於受過許多虛偽、暴力、失望的傷害，我們變得難以互相信任，耶穌基督因此向我們俯首貼耳說：「孩子！你放心！」（瑪九 2）；「女兒，放心吧！」（瑪九 22）。祂鼓勵我們克服恐懼，並意識到跟祂在一起時，不會有任何失落。當伯多祿不相信祂，「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 你為什麼懷疑？』」（瑪十四 31）。你不要害怕，要讓祂向你靠近，讓祂坐在你身旁。我們可以懷疑許多人，但不可懷疑祂。不要因為自己的罪愆而遠離耶穌，相反地，要記得，有很多罪人「同耶穌和他的門徒一起坐席」（瑪九 10），祂不曾因他們當中的任何人而感到被冒犯。當時的宗教精英埋怨耶穌，對待祂如同「一個貪吃嗜酒的人，稅吏和罪人的朋友」（瑪十一 19）。當法利塞人批評耶穌親近社會底層人士和罪人時，祂卻告訴他們：「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瑪九 13）

38. 今天，同樣的那位耶穌基督期待你給祂一個機會，去光照你的生活、提升你、為你注入祂的活力。在受難前，耶穌向祂的門徒說：「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裡來。不久以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你們卻要看見我」（若十四 18~19）。祂永遠能找到方法，在你的生命裡顯現祂自己，為使你能與祂相遇。

## 耶穌基督的目光

39. 福音敘述一個富有的人來到耶穌跟前，滿懷理想，但缺乏改變生命的力量；於是，「耶穌定睛看他」（谷十 21）。你能想像那人與耶穌互相對望的情境嗎？如果祂召喚你、邀請你參與祂的使命，祂首先會定睛看你，仔細觀察你內心深處，洞悉你的一切，把目光鎖定在你身上：「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見了兩個兄弟[……]再往前行，看見了另外兩個兄弟。」（瑪四 18、21）

40. 福音中許多記載都顯示了耶穌專心關注別人，留意到他們的憂慮和痛苦，比方說：「祂一見到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瑪九 36）。當我們感到被人漠視，沒有人想了解我們的遭遇，並感到自己可有可無時，耶穌依然在我們身旁；正如納塔乃耳還是孤身一人，被俗務纏身時，耶穌已留意到他：「斐理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若一 48）

41. 因著這份關注，祂能夠察覺你的每一個善意、每一個微小的善行。福音記載耶穌「看見一個貧苦的寡婦，把兩文錢投入〔聖殿中收取獻儀的銀庫〕裡面」（路廿一 2），

---

<sup>27</sup> 聖瑪爾大之家教宗清晨彌撒講道（2013年6月7日）：《羅馬觀察報》，2013年6月8日，第8頁。

便立刻告訴門徒。祂留意我們，所以能看見我們的善舉並讚賞我們。當百夫長滿壞信心地懇求祂時，「耶穌聽了，非常詫異」（瑪八 10）。當別人對我們的善意或正面的行為視若無睹時，耶穌卻總能留意到，甚至表示讚賞，這是何等美妙的事。

42. 耶穌，祂作為人，從自己的母親瑪利亞身上學到這做人之道。瑪利亞細心省察所有一切，並「把這一切默存在自己心中」（路二 19、51）；她與聖若瑟自耶穌年幼時便教導祂要關切留意他人。

## 言語

43. 雖然在聖經中我們能看到耶穌生動合宜的話語；但祂有時也會直接在我們的內心說話，帶領我們到最好的地方——祂的聖心。基督召喚我們進入祂的聖心，讓我們重拾力量和平安：「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十一 28）。為此，祂向門徒說：「你們住在我內。」（若十五 4）

44. 聖穌的話語顯示出祂的聖潔並不排除感情。有時候，反而更展現出祂強烈的愛，祂願為我們受苦、讓自己被感動、甚至哀嘆流淚。很明顯地，對人們的憂苦焦慮，譬如疲憊和饑餓，祂絕不會漠視：「我很憐憫這批群眾，因為他們〔……〕也沒有什麼可吃的了。〔……〕他們必要在路上暈倒；況且他們中還有些是從遠處來的。」（谷八 2~3）

45. 福音沒有隱藏耶穌對祂深愛之城耶路撒冷的情感：「耶穌臨近的時候，望見京城，便哀哭」（路十九 41），並直言祂最大的願望：「恨不能在這一天，你也知道有關你平安的事」（路十九 42）。雖然聖史們把耶穌描述成具威能與榮耀，但如同當祂面對朋友的死亡和痛苦時，也展現了耶穌依然會大為觸動。就像在拉匝祿的墓前，「耶穌流淚了」（若十一 35）；福音記述，「耶穌素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祿」（若十一 5），當祂看到瑪利亞哭泣時，站在她身旁，「便心神感傷，難過起來」（若十一 33）。從這段敘述我們可以確定，耶穌真誠無偽的眼淚是出自內心的痛苦。當耶穌在面對自己將會被所愛的人出賣，並即將受到折磨和死亡時，福音也未掩飾祂心中所產生的極大煎熬和苦楚：「祂開始驚懼恐怖」（谷十四 33），並且說「我的心靈悲傷得要死」（谷十四 34）。當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更深切地表達了內心的驚恐，疾聲高呼：「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谷十五 34）

46. 上文所述，乍看之下不過是一種具宗教感的浪漫情意。然而，事實上這卻是最嚴肅、最關鍵之事，並在苦架上被釘的基督身上圓滿地表達出來。苦架上的基督是「愛」最具說服力的言語；而非空言虛辭，也非一時心動，更絕非逃避屬靈的現實。那是「愛」。於是，當聖保祿宗徒儘量解釋他和基督的關係時，他這樣說：「祂愛了我，且為我捨

棄了自己」（迦二 20）。這是宗徒最大的信念：得悉自己是被愛的，繼而願意致力獻身予被釘苦架的基督。這份奉獻能有意義，乃因有比此更偉大的事物：「祂愛了我」。當人們透過種種宗教信仰，以求獲得救贖、健康和保障時，受到聖神感動的保祿能夠望得更遠、更透徹，並驚嘆於最偉大、最基本的東西：「祂愛了我」。

47. 在默想過基督，從祂的言行舉止得見祂的聖心後，現在讓我們回顧教會如何反省耶穌聖心的奧祕。

## 第三章

### 這就是那顆如此深愛著的聖心

48. 崇敬基督的聖心，並不是敬拜一個與耶穌位格分割的身體器官。在聖心敬禮中，我們所默想和欽崇的，是整個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祂的聖心在聖像中被凸顯出來，成為象徵降生聖子內心最深處的尊貴圖像或標記，代表祂天主性的愛與人性的愛，因為比起祂軀體的其他部分，聖心顯然是「自然的一個指標，象徵祂最偉大的愛情。」<sup>28</sup>

#### 對基督的朝拜

49. 必須強調的是，我們是被代表基督之愛的聖心圖像吸引，才在友誼和朝拜中與基督建立關係。我們崇敬代表聖心的肖像，但我們欽崇朝拜的，是這肖像所代表那既是真人又是真天主的基督，生活的基督使我們能被祂人性的愛及天主性的愛所擁抱。

50. 無論使用什麼肖像，我們朝拜的對象當然是基督那顆活著的聖心，而絕非圖像本身；聖心是復活基督的至聖軀體的一部分，基督既永遠取了這軀體的形態，便不能把聖心從基督抽離出來；我們欽崇聖心，因為「聖言降生為人的聖心，與聖子是同一而不可分割的。」<sup>29</sup> 我們並非單獨朝拜聖心，而是同時朝拜降生成人且是生活的聖子——祂愛我們，並接受我們的愛。因此每個向聖心表示愛或朝拜的行動，實際上，「是真實而確切地指向基督本身」；<sup>30</sup> 因為聖心「有耶穌基督無限愛情的標記和生動的肖像」，這形象會自然而然地指向基督。<sup>31</sup>

51. 為此，聖心敬禮不但不會使我們與耶穌和祂的愛相隔離，反而使我們以自發而直接的方式轉向祂，而且只轉向祂，因為祂邀請我們藉著交談、鍾愛、信任和朝拜與祂建立友誼。這位心被刺透、灼燒的基督，祂就是在白冷城因愛而誕生的那一位；是在加里肋亞地區治癒病人、擁抱眾人、憐憫眾人的那一位；同樣也是愛我們直到被釘在十字架受難至死、並從死者中復活及光榮地在我們中間生活的那一位。

<sup>28</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 *Haurietis Aquas* )通諭，1956年5月15日，第1章；《宗座公報》48(1956)，第316頁。

<sup>29</sup> 教宗碧岳六世，《注視信德的創造者》( *Auctorem fidei* )宗座憲章，1794年8月28日，第63節；《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 *Enchiridion Symbolorum* )，2663條。

<sup>30</sup> 教宗良十三世，《聖年》( *Annum Sacrum* )通諭，1899年5月25日；《宗座公報》31(1898~99)，第649頁。

<sup>31</sup> 同上：「*Inest in Sacro Corde symbolum atque expressa imago infinitae Iesu Christi caritatis*」。

## 聖心肖像的敬禮

52. 「基督偕同聖心」的肖像雖然不是我們朝拜的對象，但這肖像並非從眾多肖像中隨意挑選，也並非是畫家的憑空創作或即興素描：「這不是臆想，而是真實的象徵，代表一個核心、一個泉源，全人類的救恩從中湧流而出。」<sup>32</sup>

53. 有一種普遍的人性經驗，使這種肖像變得獨一無二。無可否認，在歷史長河中和某些文化裡，「心」成了個人最隱私的象徵，也代表了感情和情緒，以及「愛」的能力。科學無法詳盡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將手放在朋友胸膛上來表達特殊好感；也無法說明為什麼當人墜入愛河、靠近愛人時，會心跳加速；更不能闡釋為什麼遭到心愛的人背棄或欺騙時，會感到心如刀割。當人們要表達真誠、真心實意的狀態時，我們會說：「這是發自內心的話」。在詩意的表達中，更無法忽視這些表述所帶來的力量。因此，經過歲月的雕琢，「心」成為獨特的象徵，而不僅是習以為常的通熟用語。

54. 如此，我們便能理解為何教會揀選了「心」來表達耶穌基督其人性及天主性的愛，以及其位格最內在的核心。儘管圖像畫出熱火燃燒的心能生動地象徵耶穌的愛情，但這顆心仍得要成為耶穌基督肖像的一部分。祂召喚我們跟祂建立關係，讓彼此相遇、使對話變得更具意義。<sup>33</sup> 對耶穌基督手持聖心肖像的敬禮，強調了祂愛情洋溢的聖心，同時祂的目光也聚焦在我們身上，召叫我們與祂相遇、對話和信賴祂；耶穌基督強而有力的雙手支撐我們，祂的口舌以獨一無二且十分個人化的方式向我們說話。

55. 相比人類身體其他器官，「心」有其出眾之處：「心」不被視為一個獨立器官，而是整合一切、內在的最深處，同時彰顯人格的整體性。「心」是人在位格上整體性中內在的最深處，能夠「以一概全」，因此我們很容易便扭曲了「心」的含義，並把「心」從上主的形象中抽離出來。然而聖心的形象是整合一切的核心，將帶領我們走向耶穌基督的整體性，同時由此核心指引我們去默想基督其人性及天主性的美麗與豐富。

---

<sup>32</sup> 三鐘經講道（2013年6月9日）：《羅馬觀察報》，2013年6月10及11日，第8頁。

<sup>33</sup> 為此，我們理解為何教會反對在祭台上只放置耶穌聖心或瑪利亞聖心的繪像（參閱：聖禮部 1879年4月頭日回答聖蘇必理斯司鐸會夏爾·勒科克神父提問；收錄在《聖禮部權威法令彙集》（*Decreta authentica Congregationis Sacrorum Rituum ex actis eiusdem collecta*），第三卷，第107~108頁，§3492）。在公開禮儀外，若是基於「私下敬拜（*privata ex devotione*）」（同上），為教導之故、為裝飾之由、為邀請信友默想基督的愛情，可使用「心」的象徵圖像；但這亦有危險，讓人誤以為「心」是獨立於基督的人格外，是朝拜或靈修對話的對象。（參閱：聖禮部 1887年3月31日的釋疑（同上，第187頁，§3673）

56. 縱使各種基督的聖心畫像描繪得引人注目，但還有更為超越之事：畢竟在基督的肖像前，我們不需要「向這些畫像求什麼」，也不應該「如同從前的外邦人，把信仰繫繫於畫像上」，卻應該「藉親吻畫像、在畫像前掀起頭巾俯首敬拜，來朝拜基督。」<sup>34</sup>

57. 此外，有些聖心畫像可能不怎麼吸引人，對我們的祈禱也許並無太大的觸動，然而這些都是次要的，聖像只是促使人靠近基督的媒介，正如東方人所說的「指月」比喻，人以手指指月，糊塗的人看手指而不見月。至聖聖體是真實地臨在，可以被人朝拜，至於這些聖心畫像，雖已被祝福，但都只是一種邀請、指引、激勵，好使我們能更進一步專心朝拜並與基督的心合一。如此一來，當我們注視基督的畫像時，我們也就是站在基督面前，「在愛中收斂心神，默想這個奧祕，並在靜默中仔細品味。」<sup>35</sup>

58. 我們也不應忽略，「心」是一個有血有肉、屬於現世的圖像，因此也象徵了天主願意進入歷史時空，在塵世與我們同行，成為時間洪流的一部分。抽象或形式化的敬拜不一定更忠於福音，因為一些可理解、觸碰的標記，也是天主願意向人顯示自己並樂於與人親近的方式。

### 可感知的愛

59.「愛」與「心」不一定是合一的，因為人心可被仇恨、冷漠、自私所控制。但若我們不能走出自我，就無法臻至人性的圓滿；若不去愛，也無法成為真實的自己。每個人內心的最深處皆為了愛而受造，只有去愛，才能實現天主的計畫，因此，「心」就同時象徵了「愛」。

60. 永生天主子無限地超越我，但祂願意以血肉之心來愛我。祂出自人性的情感成為永恆不變的愛，祂的聖心不單單是用來象徵靈性或超越物質世界的具體標記。在凝視上主的聖心時，我們默想祂在現世和真實人性的血肉之身，這使祂跟我們一樣，擁有人性的情感，但祂的情感卻是全然地被祂天主性的愛所轉變。我們的敬拜必須提升至天主聖子位格內其天主性的愛，同時不能忘記祂天主性的愛與其人性的愛密不可分——耶穌具有血肉的聖心正好幫助我們，去達到這個目的。

61. 在世俗的眼光中，「心」依然被視作每個人情感的中樞；這讓我們更能理解到，基督天主性的愛永遠與祂人性的愛完全結合，不可分割。教宗碧岳十三世早已提醒我們，

---

<sup>34</sup> 脫理騰大公會議第 25 期會議（1563 年 12 月 3 日），《論對聖人遺髑與聖像的呼求與尊敬》法令：《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1823 條。

<sup>35</sup>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主教團第五屆常務會議《阿帕雷西達文件》（*Documento de Aparecida*），2007 年 6 月 29 日，259 號。

天主聖言「描述了耶穌基督聖心的愛——不只是天主性的愛，也包括了人性的愛〔……〕耶穌基督的聖心與三位一體中的天主聖言結合，因為聖心無疑地曾為愛和情意而跳動。」<sup>36</sup>

62. 在面對否定或削弱基督人性的觀點時，教父們則堅定指出，上主的人性感情是實在而可觸碰的現實。聖巴西略強調：「上主擁有自然的情感。」<sup>37</sup> 聖金口若望則舉例闡釋：「假若祂沒有我們的人性，就不會多次哀慟。」<sup>38</sup> 聖安博說：「基督概因取得了靈魂，也取得了靈魂的熱忱。」<sup>39</sup> 聖奧斯定提出，當基督取得了人類的情感後，這些情感就不隔絕於恩寵的生命外：「主耶穌並不是基於任何原因，被迫要取了人性軟弱的情感，一如祂取了同樣軟弱的肉身及後果（肉體的死亡），而是出於憐憫人的意願，〔……〕好使祂能觸碰到那些在人性考驗中哀傷痛苦的人，避免他們以為自己與恩寵相隔絕。」<sup>40</sup> 最後，聖達瑪森·若望堅信，基督在祂的人性中顯示真實的情感經驗，證明祂取了我們完整而非部分的人性，旨在完全地救贖及轉化人。為此，基督取了構成人性的所有元素，好能聖化人性的每一部分。<sup>41</sup>

63. 在此，值得重提一位神學家的反省，他認為：「受到希臘哲學影響，神學研究長期以來把身體和感受跟『前人類』(*prehumano*)、『次人類』(*infrahumano*)，或真正威脅人性的誘惑相提並論，而神學在理論上未能解決的問題，卻在靈修的實踐中找到答案。神學及普羅大眾的宗教情感讓耶穌無論在肉體、心理，或歷史層面上，都活靈活現。拜苦路、崇敬祂的聖傷、默想祂傾流的寶血、崇敬耶穌聖心、領受和朝拜聖體等，〔……〕滋養了我們的心靈和想像，對基督的柔情、希望和記憶、渴求與緬懷，填補了神學的空隙。理智和邏輯則另闢蹊徑。」<sup>42</sup>

### 三重的愛

64. 然而，我們並不止步於耶穌那美妙動人的人性情感，藉著默想基督的聖心，我們將明白：在祂高貴健全的情感中、在祂的溫柔裡、在祂因人性情感的起伏而顫動時，

<sup>36</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通諭(*Haurietis Aquas*)，1956年5月15日，第2章，《宗座公報》48 (1956)，第323~324頁。。

<sup>37</sup> 《巴西略書信集》(*Epistulae*)，261，3；取自《希臘教父集》(PG) 32卷，972欄。

<sup>38</sup> 《若望福音釋義講道集》(*Homiliae LXXXVIII in Joannem*)，63，2；取自《希臘教父集》(PG) 59卷，350欄。

<sup>39</sup> 《致西羅馬皇帝格拉提安論信仰書》(*De fide ad Gratianum Augustum*)，II，7；取自《拉丁教父集》(PL) 16卷，594欄 (1880年版)。

<sup>40</sup> 《聖詠釋義集》(*Enarrationes in Psalmos*)，第87首，第3段；取自《拉丁教父集》(PL) 37卷，1111欄。

<sup>41</sup> 參閱：《論正統信仰書》(*Expositio Fidei orthodoxe*)，第3章，6，20，取自《希臘教父集》(PG) 94卷，1006及1081欄。

<sup>42</sup> 奧萊加里奧·卡德達爾 (Olegario González de Cardenal)，《基督宗教本質》(*La entraña del cristianismo*)，薩拉曼卡，2010年，70至71頁。

祂向我們展現了天主性無限的愛其全部真理。教宗本篤十六如此說：「天主願意從祂的愛的無限境域進入有限的歷史時空和人類境況裡，取了人的身心，讓我們能默想祂，在有限中與無限相遇——在納匝肋人耶穌的心中，遇上了不可見且不可言喻的奧祕。」<sup>43</sup>

65. 事實上，上主聖心的肖像蘊含了三重的愛，這愛光照著我們，令人目眩神迷。第一重，是在基督內無限天主性的愛，第二重是上主人性層面屬靈的愛。由此可見，心「更是祂熾熱愛情的象徵，這份愛充盈了祂的靈魂，讓祂屬人的意志更豐盛」，最後「是祂可觸碰的愛的象徵。」<sup>44</sup>

66. 這三種愛並非彼此切割、互不交織或毫無關聯；相反地，它們一起運作，在不停流動的生命中互相彰顯：「基於信仰，我們相信基督在三位一體中身為聖子的位格內，結合了人性及天主性；如此我們便能理解一條緊密相連的紐帶，連結了源自耶穌血肉聖心的具體愛情，與祂那份出自真人、真天主的雙重屬靈的愛。」<sup>45</sup>

67. 因此，在進入基督的聖心時，我們便感受到由人心所發的愛意，充滿各種跟我們一樣的感情。祂人性的意志願意自由地愛我們——這份靈性意志全然地受到恩寵和愛德的光照。在我們抵達聖心深處時，即便沉浸在永生天主子無窮的愛所散發的無限光榮中，再也無法離開祂人性的愛。恰恰是在祂人性的愛內，而不是遠離它，我們才找到祂天主性的愛：我們才能遇見「在有限中的無限。」<sup>46</sup>

68. 這是教會從古至今而無可爭論的教導：我們朝拜三位一體的天主子時，同時欽崇祂真人、真天主的兩個性體，不可只尊其一。追溯自早期教會的教導中，已明言：「我們須明認及欽崇唯一而同一的基督，乃是天主子亦是人子、源於二性亦具有兩性；此二性既不可分割，亦不相混淆」；<sup>47</sup> 同時，「朝拜只得一個〔……〕，因聖言已降生成人」，<sup>48</sup> 「不可分別欽崇基督的兩個性體，否則會引申出兩種敬拜，〔……〕但要以同一種欽崇去敬拜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和祂的肉身。」<sup>49</sup>

---

<sup>43</sup> 三鐘經講道（2008年6月1日）：《羅馬觀察報》，2008年6月2及3日，第1頁。

<sup>44</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通諭(*Haurietis Aquas*)，1956年5月15日，第2章；《宗座公報》48(1956)，第327至328頁。

<sup>45</sup> 同上，第4章；《宗座公報》48(1956)，第343至344頁。

<sup>46</sup> 教宗本篤十六世，三鐘經講道（2008年6月1日）：《羅馬觀察報》，2008年6月2及3日，第1頁。

<sup>47</sup> 教宗維奇，《上猶斯帝皇帝的典章》(553年5月14日)；《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Enchiridion Symbolorum*)，420條。

<sup>48</sup> 厄弗所大公會議，《濟利祿主教致納斯鐸書》(*Anathematismi Cyrilli Alexandrini ad Nestorium*)，8；《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Enchiridion Symbolorum*)，259條。

<sup>49</sup> 君士坦丁堡會議第二屆大公會議，第七次議程（535年6月2日），教律9；《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Enchiridion Symbolorum*)，431條。

69. 聖十字若望曾指出，在神祕經驗中，復活的基督那無可量測的愛，並不與我們相隔絕。無限的那一位以某種方式屈尊自己，好使我們能藉著基督洞開的聖心，能真正 在心心相印的愛中相遇：「低翔的小鳥或許能擒獲在至高天如王者般的雄鷹，只因後者願意束手就擒，滑行至下空。」<sup>50</sup> 他繼而解釋：「當見到因自己的愛而受苦的新娘時，新郎也感同身受，同樣因她的愛而煎熬；因為在戀人之間，一人受傷實則二人受苦，沒有例外。」<sup>51</sup> 聖十字若望以此譬喻，指肋旁懷著聖傷的基督就像是一個召叫，邀請人與主圓滿地結合為一。祂變得像是脆弱的牝鹿，每當我們不願意接受祂的愛時，祂便受創；祂走向清溪，為解渴而低頭啜飲，每當我們每次轉向祂時，祂便獲得安慰：

「鴿子啊，歸來，  
因為受創的牝鹿，  
攀登在高崗上和  
臨在於妳飛翔的微風中，心曠神怡。」<sup>52</sup>

### 聖三的視野

70. 崇敬耶穌聖心無可置疑地必以基督為本；這是直接默想基督——邀請與我們完全與祂結合的那一位。如此，我們更應牢記致希伯來人書對我們的要求：在賽跑時，「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希十二 2）。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耶穌視自己為走向天父的道路：「我是道路〔……〕，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十四 6）。祂願意領我們到天父那裡去；正因如此，教會由始迄今的宣講，都叫我們不要止步於耶穌基督，更要走向天父。天父是一切的圓滿和原始，是最受光榮的一位。<sup>53</sup>

71. 讓我們再讀致厄弗所人書，就能清晰明確地見到，我們的朝拜其實是指向天父：「我在天父面前屈膝」（弗三 14）；「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祂超越眾人，貫通眾人，且在眾人之內」（弗四 6）；及「為一切事，〔……〕時時感謝天主父」（弗五 20）。天父就是我們的歸宿（參閱：格前八 6）。因此，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整個基督徒生活就像朝往天父之家的盛大朝聖之旅」；<sup>54</sup> 這跟安提約基的聖依納爵對自己殉道的剖析吻合：「活水在我內低聲輕吟：來，到父那裡去吧！」<sup>55</sup>

<sup>50</sup> 聖十字若望，《靈歌》（*Cántico espiritual*），第 22 首，第 4 節，取自《聖十字若望全集》（*Obras completas*），加爾默羅山（Monte Carmelo），布爾戈斯（Burgos），2010 年，第 1234 頁。

<sup>51</sup> 同上，第 12 首，第 8 節，取自《聖十字若望全集》（*Obras completas*），第 1188 頁。

<sup>52</sup> 同上，第 12 首，第 1 節，取自《聖十字若望全集》（*Obras completas*），第 1184 頁。

<sup>53</sup> 「為我們只有一個天主，就是聖父，萬物都出於祂，而我們也歸於祂」（格前八 6）；「願光榮歸於天主，我們的父，至於世世。阿們」（斐四 20）；及「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仁慈的父和施與各種安慰的天主受讚揚。」（格後一 3）

<sup>54</sup> 《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書函（1994 年 11 月 10 日），49；《宗座公報》87（1995），第 35 頁。

<sup>55</sup> 《致羅馬人書》（*Epistula ad Romanos*），7；取自《希臘教父集》（PG）卷 5，694 欄。

72. 天父首先是耶穌基督的父：「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弗一 3）；祂也是「耶穌基督的天主，即那光榮的父」（弗一 17）。聖子降身成人後，祂血肉的聖心所有的渴望與志向都指向天父。若我們明白聖子如何時常指望天父，我們便能在此世領受耶穌基督聖心的這份吸引力——經常且完全地朝向天父。<sup>56</sup> 祂在我們塵世的一生是一趟旅程，感受到祂血肉的聖心不停地受到召叫，走向天父。<sup>57</sup>

73. 眾所皆知，當耶穌基督指稱天父時，用阿拉美語的「Abba」來稱呼父，即：「爸爸、爹爹」的意思。當時，有些人不滿耶穌所用的親暱語氣（參閱：若五 18）。當祂因自己的死亡憂悶恐怖時，也用了這個稱謂向父說話：「阿爸！父啊！一切為祢都可能：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祢所願意的」（谷十四 36）。祂時刻知道自己蒙天父所愛：「祢在創世之前，就愛了我」（若十七 24）；當耶穌血肉的聖心聽見天父跟祂說：「祢是我的愛子，我因祢而喜悅」（谷一 11）時，更是喜出望外。

74. 第四部福音述說，永生天主子時常知道自己是「父懷裡的獨生者」（若一 18）。<sup>58</sup> 聖依勒內則指「天主子一直活在父的眼下」。<sup>59</sup> 奧力振則認為，天主子堅守「持續不懈地默想天父的心坎深處」。<sup>60</sup> 於是，天主子成為人後，在山頂上徹夜與所愛的天父親密對話（參閱：路六 12）。祂說：「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路二 49）。我們也在祂的讚美的一句話見到：「耶穌因聖神而歡欣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路十 21）。在祂斷氣時，仍滿懷信心，大聲呼喊：「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路廿三 46）

75. 現在讓我們的目光轉向聖神——祂注滿基督的聖心，並點燃心火。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言，基督的聖心「是聖神的偉大成就」。<sup>61</sup> 聖心不只是歷史事物，因為「在基督的聖心內，是聖神活生生的工作，耶穌也獲得啟發，實踐自己的使命（參閱：路四 18；依六十一 1）；在最後晚餐時，耶穌更應允派遣聖神。正是聖神幫助我們明瞭基督被刺透的肋旁所標記的豐富涵義——教會是從基督肋膀產生。（參閱：《禮儀憲

---

<sup>56</sup> 「為叫世界知道我愛父」（若十四 31）；「我與父原是一體」（若十 30）；及「我在父內，父在我內。」（若十四 10）

<sup>57</sup> 「往父那裡去」（若十六 28，希臘原文：πρὸς τὸν πατέρα；「πρὸς」為介詞，有「走向」的意思）；「我卻到你那裡去」（若十七 11，希臘原文：πρὸς σὲ，「πρὸς」再次出現）。

<sup>58</sup> 希臘原文為：「εἰς τὸν κόλπον τοῦ πατρὸς」。

<sup>59</sup> 《反異端論》（*Adversus Haereses*），第3卷，18，1；取自《希臘教父集》（PG）卷7，932欄。

<sup>60</sup> 《若望福音釋義集》（*Commentaria in Evangelium Joannis*），卷2，2；取自《希臘教父集》（PG）卷14，110欄。

<sup>61</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三鐘經講道（2002年6月23日）：《羅馬觀察報》，2002年6月24及25日，第1頁。

章》，5)」<sup>62</sup> 換言之，「只有聖神，才能在我們面前，揭示基督的聖心所蘊藏『內在的人』其豐富意涵。唯有祂才能讓我們逐漸從這圓滿中獲得力量。」<sup>63</sup>

76. 若我們潛入聖神奧祕的行動裡，就會看見祂在我們內心歎息，說「阿爸」：「為證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迦四 6)，甚至「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羅八 16)。聖神激發基督人性的聖心，永不停歇地朝向聖父。藉著恩寵，聖神把我們與基督的情感結合起來，使我們參與聖父、聖子間的關係，是聖神「使我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天父！』」(羅八 15)

77. 在聖神的驅動之下，我們與基督的聖心的關係得以轉化，使我們朝向生命之根本及恩寵之始源的天父。基督不想我們滯留在祂身邊；基督的愛「揭露了天父的慈悲」。<sup>64</sup> 祂所渴望的，在祂聖心所傾注的聖神催迫下，我們能「與祂一起，並在祂內」，共同走向天父。我們「藉著基督」，<sup>65</sup>「偕同基督」，<sup>66</sup> 並「在基督內」，<sup>67</sup>光榮天主聖父。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更說：「救主的聖心邀請我們，攀登至聖父的愛——祂是所有真誠之愛的泉源。」<sup>68</sup> 正因如此，聖神從基督的聖心來到我們面前，致力滋養我們的心；在聖神生機勃勃的帶領下，禮儀無時無刻指向潛藏在復活基督的聖心心坎內的聖父。

## 教會近期的訓導

78. 敬禮基督的聖心在歷史悠久的基督信仰靈修中常以不同面貌出現。在聖經與早期教會裡，曾出現過上主肋旁被刺透的肖像，這聖傷作為恩寵的泉源，或與主親密相遇的邀請，直至今日，仍一直出現在許多聖人的見證中。在近幾個世紀，這項靈修傳統最後取了聖心敬禮的形式。

79. 我的幾位前任都曾提及聖心，並各以不同的方式邀請眾人與主結合。在十九世紀末，教宗良十三世邀請我們，奉獻自己予聖心；同時，他也建議把「與主結合」和「讚

---

<sup>62</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將人類獻於耶穌聖心百週年紀念文告〉，華沙，1999年6月11日，耶穌聖心瞻禮發表)：《羅馬觀察報》，1999年6月12日，第5頁。

<sup>63</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三鐘經講道（1986年6月8日），第4段：《羅馬觀察報》，1986年6月9及10日，第5頁。

<sup>64</sup> 彌撒講道，走訪傑梅利醫院及聖心天主教大學醫學院（2014年6月27日）：《羅馬觀察報》，2014年6月29日，第7頁。

<sup>65</sup> 弗一 5、7；二 18；三 12。

<sup>66</sup> 弗二 5、6；四 15。

<sup>67</sup> 弗一 3、4、6、7、11、13、15；二 10、13、21、22；三 6、11、21。

<sup>68</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將人類獻於耶穌聖心百週年紀念文告〉，華沙，1999年6月11日，耶穌聖心瞻禮發表)：《羅馬觀察報》，1999年6月12日，第5頁。

歎基督無限愛情的光華」連結起來。<sup>69</sup> 約三十年後，教宗碧岳十一世則視崇敬耶穌聖心為基督徒信仰經驗的概要。<sup>70</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更肯定了，耶穌聖心敬禮如同至寶，以最超卓且圓滿的方式表達了我們對耶穌基督的敬拜。<sup>71</sup>

80. 較為近代的，則有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他闡述了聖心敬禮在多個世紀的發展，為回應當時越來越苛刻和脫離肉身現實的靈修——這些靈修方式把上主的慈悲置諸腦後；同時面對一個不給天主騰出空間的世界，他也藉此作出呼籲：「在過去兩個世紀，因聖麗達·安蘭閣修女（St.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的神祕經驗，聖心敬禮在歐洲發展起來。聖女的經驗回應了楊森主義（Jansenism）的嚴苛，後者也因對天主無限慈悲的誤解而消失。〔……〕第三個千禧年的眾人需要基督的聖心去認識自己，以及建設愛的文明。」<sup>72</sup>

81. 教宗本篤十六世要我們知道，基督的聖心親密地臨在於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每個人的生命中都需要一個『中心』，即：真理與美善之源，好能讓人面對日常生活中種種處境和掙扎。在靜下來時，我們各人不單需要聽到自己的心跳聲，甚至要更潛入深處，透過信仰的感官，感受到那可令人信靠的臨在、異常真實的心跳聲——那是基督的臨在，世界之心的跳動。」<sup>73</sup>

## 深入的思考及當代的意義

82. 呈現基督的聖心及其象徵意義的畫像，並非聖神賜予我們與基督的愛相遇的唯一途徑，我們也需要透過默想、閱讀福音、靈性生命的成熟，以隨時豐富、更新和讓聖神光照這些與主愛相遇的方式。教宗碧岳十二世曾指出：「教會並不主張把耶穌聖心理

<sup>69</sup> 《聖年》通諭（*Annum Sacrum*），1899年5月25日；《宗座公報》31（1898~99），第649及651頁：「因在聖心裡，懷有表達了耶穌基督無限慈愛的肖像與象徵；這份愛驅使我們彼此相愛。故此，我們理應奉獻自己予祂至偉大的聖心：即是把自己獻給耶穌基督，與祂契合〔……〕。今天，我們目睹了另一個至高的喜兆、神聖的標記——耶穌聖心。至聖聖心，其上豎立著十字架，在火焰中閃耀著璀璨光芒。一切的希望都應放在聖心內，同時只有藉著聖心，我們才能夠盼望且尋獲人類救恩。」

<sup>70</sup> 《至慈悲的救贖者》通諭（*Miserentissimus Redemptor*），1928年5月8日：《宗座公報》20（1928），第167頁：「在那最蒙福的吉兆和由此衍生的敬禮中，難道不是蘊藏了整個信仰的內容和使生命更圓滿的準則？因兩者皆引領心靈更能深切認識主基督，並使靈魂更熾烈地愛慕祂、更緊密地效法祂。」

<sup>71</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通諭（*Haurietis Aquas*），1956年5月15日，前言、第3章、第4章；《宗座公報》48（1956），第311、336、340頁：「這是一個極其卓越的宗教行為，要求我們全然及無條件地將自己奉獻於神聖救主的愛；祂受傷的聖心是活生生的指標及標記。〔……〕我們不僅可視聖心為象徵，它更是整個關於救贖我們的奧祕之精粹。〔……〕藉此獨特的顯現，基督再三而明確指出，祂的聖心是一個象徵，引起人們認識和承認祂的愛。與此同時，為了這時代教會必需的慈悲和恩寵，確立聖心為標記和保證。」

<sup>72</sup> 要理講授（1994年6月8日）：《羅馬觀察報》，1994年6月8日，第5頁。

<sup>73</sup> 教宗本篤十六世，三鐘經講道（2008年6月1日）：《羅馬觀察報》，2008年6月2及3日，第1頁。

解為其內有一個受朝拜而『具其形』的畫像，即理解為代表神聖之愛的絕對完美標記。因為沒有任何由人所造的形象能與聖愛內在的本質相提並論。<sup>74</sup>

83. 崇敬基督的聖心對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至為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對信仰的完全開放，以及敬拜上主神性及人性其愛的奧祕。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再次確定，聖心是福音的綜合。<sup>75</sup> 同時，我們也應記住，眾多聖人熱切提倡敬禮基督的聖心，他們所述說的神視和神祕經驗，信友們並非要像相信天主聖言一樣絕對相信。<sup>76</sup> 這些都是美好的激勵，能幫助及鼓舞人們，但若有信友們不覺得這些敬禮能有助於自己的靈修之旅，並沒有義務一定要遵循。此外，也需記得，一如教宗碧岳十二世所言，「這敬禮不應被視為源於私人啟示。」<sup>77</sup>

84. 以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五所舉行的感恩聖祭為例：在那個世代中，許多人都對天主賜予的罪赦和天主的慈悲失去信心，並視聖體聖事為因某種品德完美的殊榮，因而不再領受聖體聖事，而這敬禮正是一強烈訊息。為針對當時的楊森主義，推行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五的敬禮彌撒有大裨益，幫助大家辨認出在聖體聖事中那份不求回報的愛，並親近基督的聖心——祂召叫我們與祂結合。我們視此敬禮帶來好處，還有另一原因：在今天節奏快速的社會，以及我們對空閒時間的迷戀、娛樂消費、手機和社群媒體等，使我們忘記了藉聖體聖事來滋養我們的生命。

85. 同樣地，雖沒有人覺得自己有義務在星期四花半小時進行明恭聖禮敬禮，但又豈能不鼓勵人們參加呢？當人們一起與眾多主內的弟兄姊妹，熱心參與這敬禮，並在聖體中找到基督的聖心深情時，就是「與教會一起朝拜這標記，而這標記幾乎是天主所留下的愛的痕跡；這份聖愛甚至與道成肉身的聖心共同深愛人類。」<sup>78</sup>

86. 對於以前楊森主義的眾多跟隨者而言，這實在是難以理解；他們居高臨下俯視人性、情感、肉身，並蓋棺論定，認為敬禮聖心會讓人遠離對至高者天主的真正朝拜。教宗碧岳十二世把一些團體，定義為「虛假的神祕主義」，<sup>79</sup> 因為當時一些少數教會

---

<sup>74</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通諭(*Haurietis Aquas*)，1956年5月15日，第4章；《宗座公報》48(1956)，第344頁。

<sup>75</sup> 同上；《宗座公報》48(1956)，第336頁。

<sup>76</sup> 教宗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宗座勸諭(2010年9月30日)，14；《宗座公報》102(2010)，696頁：「私人啟示的價值，在本質上與那唯一的公開啟示不同：後者要求人發出信德；[……]私人啟示[……]是向人提供的輔助，而非硬性規定採用的。」

<sup>77</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通諭(*Haurietis Aquas*)，1956年5月15日，第4章；《宗座公報》48(1956)，第340頁。

<sup>78</sup> 同上；《宗座公報》48(1956)，第344頁。

<sup>79</sup> 同上。

精英分子視天主如此超越、如此遙不可及，並且認為民間感官的敬禮會帶來危險，所以需要教會處理。

87. 有人或許會指出，比起楊森主義，今天我們要面對的更是那勢不可擋的世俗化洪流，意圖讓世界擺脫天主。當今社會冒起了各式各樣的宗教理念，卻絲毫不提到要與慈愛的天主建立個人關係，這是一種新的「沒有血肉的靈修」形式。我必須申明，這種百害無一利的楊森式二元論，正以新的面貌在教會內重現。在近幾十年來，他們獲得新的力量，而那是死灰復燃的玄識主義——這種思想曾在早期世紀危害基督信仰的靈修，並否定「肉身之救贖」的真理。因此，我再次將目光轉向基督的聖心，邀請各位更新耶穌聖心敬禮，期盼這敬禮能觸動當代人的感受，並能充分回應這些新舊的二元論，以幫助我們去面對這些問題。

88. 我也想指出，基督的聖心也把我們從另一種二元論中解放出來：這種二元論源於一些信仰團體和牧者，他們只關注外在生活、缺少福音精神的改革、沉迷計劃和組織、過分專注團體活動、用世俗的眼光反省、提出他人必須同意的建議，有時候強加在眾人身上。結果就是，基督宗教放棄了信仰的溫良、全心服務時的喜悅、福傳使命的熱忱、對基督美善的臣服、那份因上主主動跟我們交友而來的感激之情，以及個人生活的終極意義。換言之，這是另一種虛情假意而沒有實質意義的超性主義。

89. 現今這些惡疾尤其逼近，我們任由這些疾病滋生，甚至不渴求痊癒，為此，我亟渴望整個聖教會加深認識基督藉其聖心所彰顯的愛。在聖心中我們找到整部福音和信仰內容的綜合真理；聖心更是我們在信仰上所朝拜和追尋的，即我們最為需要的敬禮。

90. 在基督的聖心前，我們就能回到福音，綜合福音的訊息，以實踐我以上所作的建議，同時回憶蒙受寵愛的聖女嬰孩耶穌德蘭所說的：「天主無止境愛我們，並把一切都授予十字架上的耶穌，全然信賴天主，乃為最適宜的態度。」<sup>80</sup> 聖女小德蘭熱切地活出這份信賴，因為她在基督的聖心中，發現了天主是愛：「祂把自己的無限慈悲贈予給我；我默想這份慈悲，並愛慕祂天主性的十全十美！」<sup>81</sup> 因此，「耶穌，我信賴祢。」<sup>82</sup> 成為最廣為流傳的禱文，如飛鏢般直達基督的聖心，無須其他冗言。

---

<sup>80</sup> 《是信賴》( *C'est la confiance* ) 宗座勸諭 (2023年10月23日)，20；《羅馬觀察報》，2023年10月16日。

<sup>81</sup> 婴孩耶穌小德蘭，手稿A，第83頁，《嬰孩耶穌德蘭作品全集》，巴黎，1992年，211頁。

<sup>82</sup> 聖傅天娜·科瓦爾斯卡，《神聖慈悲日記》( *Dzienniczek. Milosierdzie Boże w duszy mojej* )，第1冊 (1931年2月22日)，華沙，2018年，第49頁。

91. 我們在後面的章節中將重點闡釋，個人的靈性經驗與對團體及傳教使命工作的投入，是在崇敬耶穌聖心時必須緊密連繫的兩個基本面向，以便能繼續滋養我們，讓我們更接近福音。

## 第四章

### 予人暢飲的愛

92. 讓我們現在回到聖經，重溫那些受聖神默感的章節，那是最能表現天主啟示的場景。在聖經和教會生活的聖傳中，包含了上主在歷史中願意顯示給我們的內容。除了閱讀新、舊約外，我們也將會羅列天主子民在靈性之旅中所留下天主聖言的一鱗半爪。

#### 渴求天主的愛

93. 聖經向我們展現，天主曾許諾贈予豐沛的生活泉水給那個橫越曠野、等待解救的民族：「你們要愉快地從救援的泉源裡汲水」（依十二 3）。默西亞式的預言以「淨化的泉水」這形象出現：「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潔淨你們，[……] 在你們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則卅六 25~26）。那水為該民族恢復圓滿的生命，正如從殿宇湧出來的泉水，把生命和救恩帶給流經的地方：「看，沿河兩岸，樹木很多。[……] 這河所流過的地方，凡蠕動的生物都得生活，[……] 因為凡這水所到的地方，百物必能生存。」（則四十七 7、9）

94. 為紀念在曠野度過四十年的猶太節日「帳棚節」（*Sukkot*），天主的子民逐漸把「水」這象徵當成核心元素，並在每朝的奉獻禮中獻上水。在節日的最後一天，奉獻水的儀式更是莊嚴無比：人們舉行盛大的出遊，直至抵達聖殿，並圍繞祭壇七次，最後在響亮的呼聲中把水獻給天主。<sup>83</sup>

95. 在宣告時，默西亞時期的將臨被呈現為如同一個為人們傾流的泉源：「我要對達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傾注憐憫和哀禱的神，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那一位，[……] 在那一天，為達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將開放一個水泉，為洗滌罪過和不潔。」（匝十二 10；十三 1）

96. 被刺透的那一位、為人傾流的泉水、恩寵與祈禱之神——早期基督徒顯然視基督受傷的肋旁滿全了這些承諾，更視之為傾流新生命的泉源。翻閱若望福音時，可證實這些預言都在基督身上實現了。讓我們默想祂懷有聖傷的肋旁，從那裡流出了聖神之水：「有一個士兵用槍刺透了祂的肋旁，立時流出了血和水」（若十九 34）；聖史若望更指出：「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若十九 37）。如此一來，便應驗了先知的預言，指人們在

<sup>83</sup> 參閱：《密西拿·帳棚節篇》（*Mishna Sukkâ*），IV，5 及 9 節。

瞻望被刺透的那一位時，在耶路撒冷將會有為人而冒湧的新泉源（參閱：匝十二 10）；這新泉源，就隱藏在耶穌的聖傷中。

97. 福音中也曾宣告這聖寵時刻：「在慶節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若七 37），耶穌向參與帳棚節的人高聲喊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吧！〔……〕從祂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七 37~38）。要滿全這預告，就必須等待祂的「時間」來臨，「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若七 39）。一切都在十字架上滿溢的泉源中完成。

98. 在默示錄中，「被刺透的一位」和「為人傾流的泉源」再次出現：「眾目都要瞻望祂，連那些刺透了祂的人，也要瞻望祂」（默一 7）及「凡口渴的，請來吧！凡願意的，可白白領取生命的水。」（默廿二 17）

99. 被刺透的肋旁同時也是愛的發源地——天主曾多次以不同的話語向祂的子民宣揚這份值得銘記的愛：

「因為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依四十三 4）；

「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會忘掉你啊？看啊！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依四十九 15~16）；

「高山可移動，丘陵能挪去，但我對你的仁慈決不移去，我的和平盟約總不動搖」（依五十四 10）；

「我愛你，我永遠愛你，因此我給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卅一 3）；

「上主你的天主，在你中間，祂是一位施救的勇士，祂必為你喜不自勝，對你重溫祂的愛情，且因你歡躍喜樂。」（索三 17）

100. 歐瑟亞先知提及天主的心時，更指：「是我用仁慈的繩索，愛情的帶子牽著他們」（歐十一 4）。因為這份愛受人唾棄，祂說：「我的心已轉變，我的五內已感動」（歐十一 8），但慈悲卻將永遠勝利（參閱：歐十一 9）。在基督內——聖言終極的愛——這慈悲將以最圓滿的方式完全表達出來。

101. 聖經中所有關於愛的表述，都深藏在基督被刺透的聖心裡，銘刻在血肉之中。這並非隨意的宣講，而從祂刺開的肋旁流出來的即是生命之泉，為祂所愛的子民紓解焦渴。

就像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教導：「這個敬禮的主要元素，永遠是教會從古至今的靈修傳統中的一環，因為自開始以來教會便注目凝視十字架上被刺透的基督。」<sup>84</sup>

## 聖言在歷史中回響不已

102. 讓我們一起探討天主聖言在基督信仰的歷史中所留下的影響。諸位教父，尤其是小亞細亞地區的教父，常視耶穌肋旁的聖傷就是聖神之水的起源——即：聖言、由聖言而生的恩寵和傳遞恩寵的各項聖事。殉道者的力量來自「從基督肺腑所湧出、屬於天國的活泉源」；<sup>85</sup> 或像魯菲努斯（Rufinus）所譯，那力量源自：「從基督的肺腑連綿湧現、屬於天國永恆的泉源。」<sup>86</sup> 有信仰的我們，藉聖神重生；我們從那磐石的洞穴而來，「我們在基督的懷抱內結合。」<sup>87</sup> 祂受傷的肋旁——我們所理解的聖心——充滿了聖神；聖神如同活水的溪流般，從聖傷來到我們面前：「在基督內存留整個聖神的水泉。」<sup>88</sup> 但我們所領受的聖神並不會讓我們遠離復活的基督，相反地，祂甚至充盈我們，因為在啜飲聖神時，我們即啜飲基督本身：「暢飲基督吧，因為祂是生命的泉水；要暢飲基督，因為祂是川流，其力量讓天主的國歡欣喜樂；暢飲基督吧，因為祂是平安；要暢飲基督，因為活水的川河由基督的五內流出。」<sup>89</sup>

103. 聖奧斯定則開啟了敬禮基督的聖心的路徑，作為個人與上主相遇之地。為他而言，基督的胸懷不單單是恩寵與聖事的泉源，更象徵了與基督親密無間的契合，是愛的相遇之地。在那裡的是至貴上智之源，能夠讓人認識祂。在聖奧斯定的著作中，他指主愛的若望宗徒在最後晚餐時，曾低頭緊靠在耶穌的胸膛上，靠近上智隱蔽之所。<sup>90</sup> 這不是單純就神學真理所作的哲學反省；聖業樂解釋說，對默想的人而言，他「不取樂於壯麗奔流的江河，而是暢飲從上主肋旁流出的活水。」<sup>91</sup>

<sup>84</sup> 〈致耶穌會總會長伯多祿·高雲伯（Peter-Hans Kolvenbach）神父信函〉（*Lettre au Révérend Père Peter-Hans Kolvenbach, Préposé général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法國·帕萊勒莫尼亞（Paray-le-Monial），1986年10月5日；《羅馬觀察報》，1986年10月7日，第9頁。

<sup>85</sup> 〈里昂殉道者大事錄〉，收錄在撒肋雅的歐瑟伯（*Eusebius Caesariensis*），《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卷5，第1章，22；取自《希臘教父集》（PG）卷20，418欄。

<sup>86</sup> 魯菲努斯（Rufinus），《歐瑟伯教會史譯本》卷5，第1章，22；取自希臘基督信仰作家叢書《歐瑟伯》（*Eusebius*），卷2，1，第411頁。

<sup>87</sup> 聖猶思定，《對話篇》（*Dialogus cum Tryphone Judaeo*），135；取自《希臘教父集》（PG）卷6，787欄。

<sup>88</sup> 諾瓦提安（Novatian），《論聖三》（*De Trinitate*），29；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3，944欄。參閱：額我略·埃利維拉（Gregorio de Elvira），《奧利振論聖經集》（*Tractatus Origenis de libris Ss. Scripturarum*），20，巴黎，1990年，210。

<sup>89</sup> 聖安博，《釋義聖詠十二首》（*Enarrationes in XII Psalmorum*），〈釋義聖詠第一首〉（*In Psalmum primum enarratio*），33；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14，983至984欄。

<sup>90</sup> 參閱：《論若望福音》（*Tractatus in Joannis Evangelium*），61，6；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35，1801欄。

<sup>91</sup> 《致魯菲努斯書》（*Epistula ad Rufinum*）3，4.3；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22，334欄。

104. 聖納德也提及上主肋旁被刺穿的象徵意義，明言指出這正是由聖心之愛而來的啟示和禮物。藉著能觸碰到的聖傷，我們也能領受這份愛與慈悲的偉大奧蹟：「我所欠缺的，我從主的五內攫取，因為在那裡慈悲滿溢，而且更不欠缺那讓慈悲灌進的孔穴。他們刺透了主的四肢，長矛更刺穿祂的肋旁：因為在這些創傷中，我才能夠從石裡啜蜜、從堅硬如鋼的岩中取油；換言之，我才能因此品嚐和目睹上主的甘飴何等美妙。〔……〕鐵矛刺穿了祂的靈魂，插進心臟近旁，使祂不能再不同情我的軟弱。藉著肉體的創傷，通往心房祕密的大門已經打開；彰顯了偉大無垠的慈悲聖事，並顯示出了我們的天主那憐憫世人的心腸。」<sup>92</sup>

105. 威廉·聖提里 (William of Saint-Thierry) 在他的著作中特別應用了這個象徵，好讓人進入耶穌聖心，並在祂的胸懷中獲得滋養。<sup>93</sup> 若我們認識這位作家的特色，這就不會讓人驚訝：「愛是藝術中最高的藝術，由其本性主導；天主就是這本性的創造者，並喚醒了愛。〔……〕愛是靈魂的力量，其本性如同自然的重量，帶領靈魂去適合的地方和應到的終點。」<sup>94</sup> 那「適合的地方」，即是基督的聖心，由愛圓滿地統領：「主啊，若非到祢的聖心，祢將帶那些被祢雙臂緊擁的人去哪？耶穌啊，祢甘飴的聖心，是祢神聖的瑪納（參閱：希九 4）——藏在祢的深處、在祢上智靈魂的金甕中，超越任何知識。那些能藉祢抱擁而來到金甕的人是有福的；那些祢藏在心坎中深而又深之處的人是有福的。」<sup>95</sup>

106. 聖文德把兩條圍繞基督的聖心其靈修進路結合起來：他視聖心為聖事及恩寵之源，提出要把這份默想變成與主的友誼、個人與愛的相遇。

107. 另一方面，聖文德幫助我們再次認識到，從生命泉源——即上主被刺透的肋旁——流湧而來的恩寵和聖事之美：「於是乎，為了讓教會得以從安息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肋旁形成，並為應驗經書所說的『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那一位』，一名士兵用矛刺透了祂的身體，並刺開了祂的肋旁。因這是天主所允許的，並從聖傷湧出的血和水，使拯救我們的贖價可從聖心祕藏的泉源湧現，並賦予教會傳遞聖事恩寵生命的能力，以及讓那些活於基督內的人，如同從活泉舀滿水的杯爵般，流至永生。」<sup>96</sup>

<sup>92</sup> 《雅歌講道集》(Sermones in Cantica Canticorum)，61，4：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83，1072 欄。

<sup>93</sup> 參閱：《雅歌闡釋續編》(Expositio altera super Cantica Canticorum)，c. 1：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80，487 欄。

<sup>94</sup> 威廉·聖提里，《論愛的本性與尊嚴》(De natura et dignitate amoris)，1：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84，379 欄。

<sup>95</sup> 同上，《默觀禱詞》(Meditativae Orationes)，8，6：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80，230 欄。

<sup>96</sup> 聖文德，《生命之木·論苦難奧祕》(Lignum vitae. De mysterio passionis)，30：收錄在《靈修作品集》(Opuscoli Spirituali)，3，羅馬，1992 年 (《聖文德全集 Sancti Bonaventurae Opera》卷 8)，第 245 頁。

108. 與此同時，他也邀請我們再進一步，不要視通往恩寵之途為一些魔幻的東西，或是新柏拉圖主義的流溢，而應視為與基督的直接關係，存留在祂心中；因為誰飲用祂，便是基督的朋友，擁有愛人的心：「因此，基督所友愛的靈魂，你起來吧！像飛鴿般，在最岩縫之巔築巢；像麻雀般，在找到安居之處後不斷守護家園吧！像斑鳩般，將牠貞潔之愛所誕生的小雛兒隱藏在至聖之處。」<sup>97</sup>

### 敬禮基督的聖心日漸普及

109. 基督肋旁的聖傷是祂聖愛的寓居之處，恩寵的生命由此湧出，這聖傷逐漸成了聖心的象徵，尤其是在隱修生活中。長久以來，崇敬基督的聖心有林林總總的形式，而近幾百年來的發展，往往與不同靈修經驗相連結，難以與中世紀的敬禮模式產生聯想，更遑論從聖經中找到相關敬禮的痕跡。然而，今天的教會絕不輕視聖神在歷史進程中的種種恩賜，因為我們明白，隨著時間演進，總是有機會能更清晰、更完整地認識到這敬禮的特殊意義，以及理解和發現它的不同面貌。

110. 多位聖女曾記述自己與基督相遇的經驗，她們同時都提到了自己在主的聖心中的憩息，視那裡為生命與內心平安的泉源，當中包括聖呂佳田（St. Lutgardis）、哈克伯恩的聖瑪蒂爾德（St. Mechtilde of Hackeborn）、福利尼奧的聖安琪（St. Angela of Foligno）及諾威奇的朱利（Julian of Norwich）等聖女與貞婦。亥弗塔的聖潔如（St. Gertrude of Helfta）是熙篤會修女，曾敘述了一次祈禱經驗——那時她把頭俯伏在基督的聖心上，聆聽聖心的跳動。在默想中，她問聖史若望，為什麼在福音中沒有寫下他在同樣經驗時所有過的觸動。得悉答案後，聖潔如說，「那些聖心甜美的心跳聲是保留給現今的世代，好使變得衰老遲鈍的世界藉著聽見聖心的跳聲，得以在天主的愛中重燃起來。」<sup>98</sup> 或許對今天社會而言，這聲音是宣告、是召叫，讓人認識這個世界變得多麼「老朽」、多麼需要體會基督之愛那歷久彌新的訊息？聖潔如和聖瑪蒂爾德，則被視為其中兩位「聖心的最親近密友」。<sup>99</sup>

111. 尤其是在〔十四世紀德國神學家〕沙克斯奧尼的魯道福（Ludolph of Saxony）的鼓勵下，熙篤會會士藉著聖心敬禮來使他們與基督的關係更充滿愛與親密。從聖傷走進聖心的人，皆被愛火灼熱。瑟納貞女聖加大利納（St. Catherine of Siena）曾寫道，雖上主受過的苦楚無人能感同身受，但基督洞開的聖心卻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能真實地且帶著

<sup>97</sup> 同上，第 47 頁。

<sup>98</sup> 日多達·德澤爾，《天主慈悲的使者》（*Legatus divinae pietatis*），IV，4，4；SCh 叢書 255 集，第 66 頁。

<sup>99</sup> 德奧·里宏（Léon Dehon），《耶穌聖心司鐸靈修指引》（*Directoire spirituel des prêtres du Sacré Cœur de Jésus*），特恩豪特（Turnhout），1936 年，II，VII，141。

濃厚的愛與祂相遇：「這是從我敞開的肋旁中所揭示的，你在其中可找到我心的祕密：我對你們的愛，比我藉這有限的苦難所能顯示的更深更廣。」<sup>100</sup>

112. 崇敬基督的聖心，這敬禮逐漸推廣至隱修生活以外，並充盈各聖師、導師和修會會祖的靈性生命，甚至把這敬禮傳揚至最偏遠的地區。<sup>101</sup>

113. 特別值得留意的，莫過於聖若望・歐德（St. John Eudes）的開創之舉：「他在〔法國〕雷恩與同會的傳教士熱忱澎湃地福傳後，獲得當地主教應允，得以在那裡慶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可愛可敬的聖心瞻禮，這是教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批准相關禮儀。隨後，庫唐斯、厄弗勒、巴約、里修和魯昂的主教也相繼於 1670 年至 1671 年間，為各自的教區批准了同樣的慶日。」<sup>102</sup>

## 聖方濟・沙雷

114. 在近代，則不得不提聖方濟・沙雷（St. François de Sales）的貢獻。他時常默想基督洞開的聖心，這聖心邀請人們存留於主內，與主建立個人的愛的關係，生命的奧祕因此被照亮。在這位聖師面對道德絕對主義者和純粹的宗教主義者時，基督的聖心的顯現，是要他在主的恩寵奧祕工程中，抱持信心。於是，聖師向男爵夫人——方濟加・尚達爾（Jeanne Françoise de Chantal）寫道：「我很清楚！我們不再存留在我們內了，〔……〕我們將永遠存留在救主的聖傷中。事實上，沒有祂，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即便能做，我們也不想去做。」<sup>103</sup>

115. 對聖方濟・沙雷而言，聖心敬禮絕非迷信或把恩寵物質化，因為這敬禮是一個與基督建立個人關係的邀請，在這關係中，每個人在基督前都感到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甚至得到基督的認同與無可取代的惦記：「我們師主至可敬及至可愛的聖心，向我們宣告熾熱的愛火；在這聖心裡記載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我們被我們的主如此深愛，甚至把我們放入自己的聖心中，這無疑是無可言喻的安慰。」<sup>104</sup> 聖方濟・沙雷用「眾人名字寫在基督的聖心上」作為象徵，形容基督對每個人的愛是何等深刻，既不抽象，也非樣板模式，而是個人化的。祂的愛讓每一個信徒都感到被珍惜、被承認：「這蒼穹是何等美！救主成為了太陽，祂的胸膛是愛的湧泉，暢飲這水的人是有福的！默想聖心者，看

<sup>100</sup> 加大利納・瑟納，《論天主的眷顧之對話》，LXXV，Fiorilli-Caramella 編輯，巴里，1928 年，第 144 頁。

<sup>101</sup> 可參閱的例子包括安傑勒斯・瓦爾茲（Angelus Walz），《論道明會傳統中的耶穌聖心敬禮》（*De veneratione divini cordis Iesu in Ordine Praedicatorum*），羅馬，1937 年。

<sup>102</sup> 拉斐爾・加西亞・埃雷羅斯（Rafael García Herreros），《聖若望歐德傳》（*Vida de San Juan Eudes*），波哥大，1943 年，第 42 頁。

<sup>103</sup> 〈致男爵夫人方濟加・尚達爾書信〉（*Lettre à la Baronne de Chantal*），1610 年 4 月 24 日：《聖方濟・沙雷全集》，安錫（Annecy），卷 14，第 289 頁。

<sup>104</sup> 〈四旬期第二主日講道〉，1622 年 2 月 20 日。

見祂在聖心內所鐫刻的，是只有愛才能讀懂的深情厚愛。啊！我的女兒，難道我們的名字不在其中？那裡當然有我們的名字，因為即使我們的心沒有愛，卻依然有對愛的渴慕和愛的開始。」<sup>105</sup>

116. 聖方濟・沙雷認為這個經驗是靈修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並視為信仰中的一項真理：「是的，我的愛女，祂惦念您，祂不僅惦念，甚至記掛您最細小的眉睫鬢髮：這是信仰的真理，無庸置疑。」<sup>106</sup> 如此一來，信友便有能力在基督的聖心內完全交託自己，並在其中找到安息、慰藉和力量：「主啊！能停留在救主的雙臂和胸懷內，叫人多麼欣喜啊！〔……〕您就這樣待著，親愛的女兒，好像一個小小的聖若望，當其他人在最後晚餐的宴席上吃喝時，您卻俯伏在祂懷內安歇；您抱著最單純清澈的信心，把您的頭、您的靈魂、您的心靈，安寢在慈愛上主充滿愛的懷中。」<sup>107</sup> 我希望您的心神如同斑鳩一樣，在救主洞開的肋傷裡安歇〔……〕。上主是何等良善，我親愛的女兒！祂的聖心是何等可愛！讓我們一起寓居其中，在那神聖的居所！」<sup>108</sup>

117. 為了忠誠實踐有關聖化日常生活的教導，聖方濟・沙雷提倡在每日的活動、工作和職責中，活出這份靈修經驗：「您問及，在祈禱中被這神聖的簡樸純真所吸引的人，希望能將自己完全交託給天主，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應如何自處？我的回答是：人不單在祈禱中，更須在生活的操守中以這份簡樸純真的精神前行，把一切都交託，將他們的靈魂、行為與成果全然交託於天主的旨意；藉圓滿的愛和絕對的信德，把自己完全置身在恩寵中，因著天主上智的安排，得到永恆之愛的眷顧。」<sup>109</sup>

118. 基於以上理由，當聖方濟・沙雷想找一個象徵形象，來表達他心目中的靈修生活時，他如此總結：「於是，我敬愛的姆姆，假若您同意的話，我認為修會該以唯一的聖心作標記，一顆被兩支箭刺穿的心，環繞著荊棘冠冕。」<sup>110</sup>

## 愛的嶄新宣言

119. 在聖方濟・沙雷靈修的裨益下，十七世紀末法國城市巴萊諾莫尼（Paray-le-Monial），發生了奇事。聖麗達・安蘭閣修女記述了在 1673 年 12 月至 1675 年 6 月期間，

<sup>105</sup> 〈於 1612 年耶穌升天節致男爵夫人方濟加・尚達爾書信〉（*Lettre à la Baronne de Chantal*），耶穌升天慶日，1612 年 5 月 31 日，卷 2，第 221 頁。

<sup>106</sup> 〈致瑪利亞・艾梅・布洛奈書信〉（*Lettre à la Soeur de Blonay*），1618 年 2 月 18 日，卷 18，第 170 至 171 頁。

<sup>107</sup> 〈致男爵夫人方濟加・尚達爾書信〉（*Lettre à la Baronne de Chantal*），1609 年 11 月末，卷 1，第 214 頁。

<sup>108</sup> 〈致男爵夫人方濟加・尚達爾書信〉（*Lettre à la Baronne de Chantal*），1610 年 2 月 25 日左右，卷 14，第 253 頁。

<sup>109</sup> 〈第十四篇言談錄〉（*Entretien XIV*），《論宗教的簡樸與謹慎》（*De la simplicité et prudence religieuse*），卷 6，第 217 頁。

<sup>110</sup> 〈致方濟加・尚達爾姆姆書信〉（*Lettre à la Mère de Chantal*），1611 年 6 月 10 日，卷 15，第 63 頁。

基督曾多次顯現，當中最重要的，是祂在第一次顯現時令人注目的「愛的宣言」。耶穌說：「我的聖心為所有的人、尤其為你，洋溢著熱情；熾熱的愛火無法再控制自己，急不可待要向人展現，你要傳遞給眾人，讓人發現我現在顯示給你的寶藏。」<sup>111</sup>

120. 聖麗達・安蘭閣鏗鏘有力、慷慨激昂地覆述：「祂向我揭露了其聖愛的奇妙，以及其聖心不可言喻的祕密。直到此刻前，這一切還是被遮蔽著，但現在祂首次向我揭露了。祂如此真實和溫柔地敞開自己，不容置喙。」<sup>112</sup> 在後來的顯現中，這訊息的神聖之美又令人再三回味：「祂披露了自己純潔的聖愛，這愛令人驚訝，又無法言傳；祂也讓我知道，因受到這份愛的催逼，祂愛世界竟然到了什麼境地。」<sup>113</sup>

121. 聖女對耶穌堅決熱切的愛，是她流傳給我們的珍貴靈修途徑，鼓舞我們與主結合。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接受或執行這份靈修主張中的每個細節。就像很多時候，天主的作為往往也交織著人性中的欲望、憂慮與內心的形象。<sup>114</sup> 這靈修教導雖然為眾多弟兄姊妹帶來益處，但依然必須在福音和教會的靈修傳統的光暉下，反覆閱讀，好讓我們在這信仰和愛的經驗中，認清聖神所帶給我們的恩典。其中至為重要的，必然是所傳遞給我們的核心訊息——這可用聖女麗達所聽到的話來概括：「這是那顆如此深愛眾人的聖心，愛得毫無保留，直至耗盡自己，好使眾人見證到它的愛情。」<sup>115</sup>

122. 這顯現邀請我們在與基督相遇時有所成長，全心全意地信賴祂，以臻圓滿而確切的結合：「但願耶穌聖心能取代我心，在我們內、並為我們而生活和行動。願祂的聖意〔……〕能暢行無阻，不受我們束縛。總括而言，但願聖心所愛、所望、所慕的，都成為我們所想所思的；當中尤其是它的愛情，這愛發自聖心自己，卻在我們內，為我們而來。的確，有那可愛的耶穌聖心在一切事物中與為我們同在，我們便能與聖保祿宗徒同聲說，我們已不在自己內生活，卻是祂在我們內生活。」<sup>116</sup>

123. 事實上，在基督第一次顯現給聖麗達・安蘭閣時，她以非常個人化、寫實、熱情澎湃又溫婉動人的方式描述了這段經驗：「祂要求我把心奉獻，與此同時，我也懇求祂接納我的心。祂應允了，取了我的心，並放在祂可愛的聖心內；祂讓我看見我的心在聖心內時，就像小粒子般於熾熱的熔爐中燃燒殆盡。」<sup>117</sup>

<sup>111</sup> 聖麗達・安蘭閣，《回憶錄》(Autobiographie)，53：收錄在《聖麗達・安蘭閣生平及著作》(Vie et oeuvre et la bienheureuse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巴黎，1915年，第69頁。

<sup>112</sup> 同上。

<sup>113</sup> 同上，55，第71頁。

<sup>114</sup> 參閱：教義部，《判別視為超自然界的現象的規則》(Norme per procedere nel discernimento di presunti fenomeni soprannaturali)，2024年5月17日，I，A，12。

<sup>115</sup> 瑪麗達・安蘭閣，《回憶錄》(Autobiographie)，92，第102頁。

<sup>116</sup> 同上，〈致包治修女書信〉(Lettre à Soeur de la Barge)，1689年10月22日，第301頁以下。

<sup>117</sup> 同上，《回憶錄》(Autobiographie)，53，第69~70頁。

124. 我們也留意到，那將自己賜給我們的那位就是復活的基督；祂充滿喜樂、生命與光明。雖然祂不時提到為我們所受的苦難，以及人們對祂的忘恩負義，但閃入眼簾的，不是祂的寶血和受苦的聖傷，而是復活主的光與火。耶穌受難時的聖傷沒有消失，而是變成了另一個樣貌。就這樣，逾越奧蹟在其璀璨的光芒中顯現出來：「就那一次，[……]當至聖聖體移供在祭台上，[……]耶穌基督，甘飴的導師，祂帶著榮耀的光輝在我面前顯現，祂的五傷恍如五個太陽般燦爛。在祂神聖的人性中，處處閃爍著火焰，特別是祂可敬可愛的胸懷，更熾熱如熔爐。祂解開衣襟，向我顯示了祂那顆愛情滿溢、最可愛的聖心，那是愛火的源頭。祂隨之揭示了祂聖潔之愛那難以言喻的種種奇事，以及這愛如何催逼祂愛眾人愛到底，然而，耶穌基督所得到的回報，卻只有薄情寡義、冷眼旁觀。」<sup>118</sup>

### 聖葛樂德・高隆汴

125. 當聖葛樂德・高隆汴（St. Claude de la Colombière）得悉聖麗達・安蘭閣的神祕經驗後，立刻決定成為她的捍衛者，並四處傳播她的故事。聖人不單單在理解和推行聖心敬禮中占一席之地，他更從福音中找到這敬禮的意義。

126. 聖麗達有些措詞，若被斷章取義，容易使人誤會，導致過分相信個人奉獻和犧牲，聖葛樂德則指出，如果基督的聖心是真實的，默想基督的聖心，就不會激起人的自滿，也不會因有了一些經驗或憑己力便自以為是；相反地，若能以無法言喻的信心將自我完全託付給基督，就會讓生命充滿平安、保障和決心。聖葛樂德在他享負盛名的禱文中，徹透地闡釋了這份絕對的信德：

「我的天主啊，我深信祢會看守那些在祢內懷有希望的人，並因他們只把希望寄託於祢，所以一無所缺。我對將來完全釋懷，毫無憂慮，把煩擾我心的一切都呈獻給祢[……]。我永失去希望，甚至直到臨終之時；就算地獄的魔鬼將會奮力豪奪我始終抱持的希望，牠們只將會徒勞無功[……]。誰要從富饒豐盛或個人才智中獲得幸福，就讓他等候吧；其他人，就藉著純潔的生活、嚴苛的補贖、慷慨的施捨，或熾熱的祈禱獲取[……]。上主啊，我全部的信賴都只投放在祢內，這種信賴從沒有哄騙任何人[……]。為此，我能夠確定自己將享有永恆的福樂，因這是我所堅信的，也因為我所希望的，皆源於祢，我的天主！」<sup>119</sup>

<sup>118</sup> 同上，《回憶錄》(Autobiographie)，55，第71頁。

<sup>119</sup> 聖葛樂德・高隆汴，《論對天主的信賴》(Sermon sur la confiance en Dieu)：收錄在《葛樂德・高隆汴全集》，卷7，里昂，1852年，第100頁。

127. 聖葛樂德在 1677 年 1 月，寫下了他對自己身懷使命的確信：「我知道，天主願意我寫下有關祂渴望實現的敬禮，藉此來事奉祂——祂曾向一人以隱祕的方式傳遞了敬禮內容，並希望藉著我的軟弱來協助那人。為此，我已經啟發了不少人。」<sup>120</sup>

128. 不得不提，我們從聖葛樂德的靈修中，找到美滿的中庸之道——結合了聖女麗達富有深意而美妙的神祕經驗，以及聖依納爵神操內穩妥實在的默想。在神操的第三週時，他這樣記錄：「有兩件事深深地觸動我：其一，耶穌在捕捉祂的士兵前所展現的精神狀態。聖心在茫茫苦海中，一切情欲在祂內蕩然無存，面對種種混亂、考驗時，祂的聖心卻毫無波瀾，轉向天主。沒有片刻猶豫，祂便決定捨身取義，成就至善。其二，耶穌在看見背叛自己的猶達斯、宗徒們怯懦地離棄了自己、司祭與其他人迫害自己時，這顆聖心都不會激起任何漣漪，既無憎恨，亦無憤懣。因此，我腦海中的聖心就算面對仇敵時，既無苦澀之情，亦無憤恨之意，而是洋溢著真誠的溫柔體貼。」<sup>121</sup>

### 聖嘉祿・富高神父與聖女耶穌聖嬰小德蘭

129. 聖嘉祿・富高 (St. Charles de Foucauld) 神父與聖女耶穌聖嬰小德蘭，不經意間重塑了敬禮基督的聖心的元素，幫助我們在忠於聖經的情況下來理解這個敬禮。現在先讓我們從他們的生平中，找到崇敬聖心帶來的痕跡；在下一章，則將說明二人以不同方式發展聖心敬禮，帶來獨創性的傳教向度。

### 耶穌是愛 (Jesus Caritas)

130. 在法國盧耶，聖嘉祿・富高常與他的表親邦迪夫人 (Madame de Bondy) 前往朝拜至聖聖體；有一天，她向聖嘉祿指出聖心的圖象。<sup>122</sup> 這位表親對聖嘉祿的歸依扮演著關鍵角色，聖人對此直言不諱：「概因美善的天主讓您作為祂的首要工具，向我廣施仁慈，祂的慈悲完全都是透過您展現在我身上。若沒有您來轉化我，把我指向耶穌；若沒有您一點一滴、幾乎是逐字逐句地教導我，我今天又豈能如此良善虔誠？」<sup>123</sup> 邦迪夫人在聖人的心中喚醒的，正是對耶穌熾熱愛情的深刻體認——萬物盡在這愛中，這就是最重要的

<sup>120</sup> 同上，《倫敦退省》(Retraite faite à Londres)，1677 年 2 月 1 至 8 日，收錄在《葛樂德・高隆汴全集》，卷 7，亞維儂，1832 年，第 100 頁。

<sup>121</sup> 同上，《里昂退省》(Retraite spirituelle faite à Lyon)，1674 年 10 至 11 月，第 45 頁。  
。

<sup>122</sup> 參閱：聖嘉祿・富高，《致邦迪夫人書信》(Lettre à Madame de Bondy)，1897 年 4 月 27 日。

<sup>123</sup> 同上，《致邦迪夫人書信》(Lettre à Madame de Bondy)，1897 年 4 月 27 日；參閱：聖嘉祿・富高，《致邦迪夫人書信》，1909 年 4 月 5 日：「藉著您，我認識了明供至聖聖體、聖體降福和聖心！」  
(C'est par vous que j'ai connu les expositions du Très Saint Sacrement et le bénédiction, et le Sacré Coeur!)

事，特別是在崇敬基督的聖心時，聖嘉祿發現了無限的慈悲：「讓我們信靠那位無限慈悲的主——您使我得以認識祂的聖心。」<sup>124</sup>

131. 之後，聖嘉祿的神師安利·余福蘭神父（Henri Huvelin）幫助他更進一步理解這珍貴的奧祕：「您經常向我論及這榮福聖心。」<sup>125</sup> 1889年6月6日，聖嘉祿把自己奉獻給聖心，因他在聖心中找到絕對的愛。聖人向基督說：「祢賦予我這麼多的恩典，若我不相信祢的聖心已準備好隨時賦予我種種裨益，或不相信聖心是何等偉大、其愛情與慷慨取之不盡，則顯得我對祢的聖心何其忘恩負義。」<sup>126</sup> 聖嘉祿「在聖心名下」，<sup>127</sup> 成為隱修士。

132. 1906年5月17日，嘉祿小兄弟無法獨自一人舉行感恩祭，於是寫下這個諾言：「讓耶穌聖心——而非我自己——在我內生活；讓耶穌聖心在我內有如當日在納匝肋般生活。」<sup>128</sup> 他與耶穌心連心，他們之間的友誼絕非私密敬拜；相反地，他們的友誼植根於耶穌在納匝肋苦修的生活，聖嘉祿遵照祂的生活模式，希望肖似這樣的基督。以那充滿溫馨的柔情來崇敬基督的聖心，顯著地影響了他的生活模式，他心中的納匝肋使他與基督的聖心的關連，日趨緊密成熟。

## 聖女耶穌聖嬰小德蘭

133. 聖女耶穌聖嬰小德蘭就像聖嘉祿·富高，受到十九世紀席捲法國的敬禮風潮影響。聖女家族的神師阿密樂·畢松神父（Almire Pichon），此時被視為聖心的偉大門徒。小德蘭的姊姊進入修會時，取名「聖心中之瑪利」，而聖女本人所加入的隱修院，同樣是奉獻給聖心。然而，相較於當時盛行的各種靈修途徑，小德蘭的靈修方式更顯個人特色。

134. 聖女十五歲時曾如此描述自己與耶穌的關係：「祂的聖心與我心同步跳動。」<sup>129</sup> 兩年後，有人論及戴著荊棘冠冕的基督的聖心，聖女是故在信中寫下：「你要知道，我注視聖心的方法跟他人不同；於我而言，聖心是我唯一的新郎，一如我的心只屬於祂。因此，在寂靜中我向祂傾訴這心與心之間的私語，期待著有一天能面對面默觀其聖容。」<sup>130</sup>

135. 小德蘭也在詩作中闡釋了自己虔敬聖心的意義；對她而言，這敬禮建基於友誼和信德，甚於依賴個人的奉獻：

<sup>124</sup> 同上，《致邦迪夫人書信》（*Lettre à Madame de Bondy*），1890年4月7日。

<sup>125</sup> 同上，《致余福蘭神父書信》（*Lettre à l'abbé Huvelin*），1892年6月27日。

<sup>126</sup> 同上，《默想舊約》（1896-1897）：創世紀卅1~21。

<sup>127</sup> 同上，《致余福蘭神父書信》（*Lettre à l'abbé Huvelin*），1900年5月16日。

<sup>128</sup> 同上，〈日記〉，1906年5月17日。

<sup>129</sup> 聖女小德蘭，〈書信 67：致蓋蘭夫人〉（*Lettre à Mme Guérin*），巴黎，1996年。

<sup>130</sup> 同上，〈書信 122：致賽琳〉（*Lettre 122 à Céline*），1890年10月14日，第431頁。

「我需要一顆燃燒著柔情的心，  
作為我永不望回報的支援，  
愛惜我的一切，甚至我是軟弱不堪，  
無論晝夜，皆不離棄。〔……〕  
我亟需一位天主取我的本性，  
作我弟兄，甘願共苦！〔……〕  
啊！我深知，我們所謂的正義  
在祢眼中一文不值〔……〕。  
而我，為了我的煉獄，選擇了  
祢熾熱的愛，啊，我天主的聖心！」<sup>131</sup>

136. 也許聖女小德蘭在去世前三個月寫給好友莫里斯·貝里貢神父 (Maurice Bellière) 的信函，是理解聖女敬禮基督的聖心最為關鍵的文章：「當我看見瑪達肋納在眾多賓客前走向她欽崇的師傅時，初次觸碰祂即以眼淚為祂濯足，我感到她的心體會了耶穌聖心裡那愛與慈悲的淵泉：瑪達肋納是何等罪婦，但愛的聖心不單願意寬恕她，更願意把自己與天主親密的種種益處傾注在她身上，並提升她到默觀頂峰之最。啊，我親愛的小弟兄，我得要承認，我對耶穌聖心的愛有這樣的理解之後，從此這份愛把我心中的每份恐懼都驅趕出去。想起自己所犯的罪時，都讓我謙卑不已，叫我永不會依憑自己那份算不上力量的軟弱，但我更要想起的是那份慈悲與愛。」<sup>132</sup>

137. 道德主義者總想掌控慈悲與恩寵，他們認為小德蘭能這樣說是因為她是聖潔的，而罪人則無法說出同樣的話。如此一來，他們便窒礙了小德蘭靈修中能反映福音核心訊息的美妙新意。不幸地，在一些基督信仰團體中，越來越常見人們把聖神局限於某種模式內，以便監督一切。然而，這位睿智的聖師否定了他們，並以清晰明確的詞句，駁斥這種片面而簡化的理解：「如果我犯過所有可能的罪，我仍然懷著相同的信賴，我覺得這許多的罪加起來，也不過是投入熾熱火焰中的一滴水吧了。」<sup>133</sup>

138. 小德蘭曾洋洋灑灑地回信給瑪利修女，只因瑪利修女讚揚她對天主的慷慨熱愛、甚至願意捨身殉道。如今，聖女的這封信被視作靈修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一。這一頁書箋因其思想深邃、清晰明理、優雅清麗，被人誦讀千遍。這封信讓聖女的姊姊——耶穌聖心瑪利修女，在聖心敬禮中，不再只專注其受苦的一面，概因當時有人將補贖理解為以

<sup>131</sup> 同上，〈詩歌第 23 首〉(Poésie 23)，致耶穌聖心 (Au Sacré Cœur de Jésus)，1895 年 6 月至 10 月，第 690 至 691 頁。

<sup>132</sup> 同上，〈書信 247：致莫里斯·貝里貢神父〉，(Lettre 247, à l'abbé Maurice Bellière)，1897 年 6 月 21 日，第 1037 頁。

<sup>133</sup> 同上，《最後言談錄》(Derniers entretiens)，〈黃本子〉(Carnet jaune)，1897 年 7 月 11 日，第 1037 頁。

某種犧牲為主的行為，或是履行某些倫理責任。相反地，聖女小德蘭則把一切都歸納在信德內，並視之為最悅樂基督的聖心的奉獻：「我渴望捨身殉道，但這渴望微不足道，因為這並非賦予我心所感到無限信德的渴望。坦白說，當人耽於靈性碩果變得沾沾自喜，並以那些就是高尚偉大的東西，這些屬靈財富正是讓人變得不義。〔……〕祂喜悅的，是看見我喜愛自己的渺小與匱乏、是我在祂慈悲中擁有的盲目冀望！這就是我的寶藏。〔……〕若您渴望感到喜樂，受到痛苦吸引，那麼您找的是您自己的安慰。〔……〕您應當理解，要愛耶穌、要成為愛的『囚犯』，那麼越是軟弱、沒有欲望和自恃的德行者，就越能適應這份燃燒自己、轉化一切的聖愛！〔……〕哦，我多麼想讓您體會我所感受的！這就是信德，也唯獨是這份信德，才能帶領我們抵達愛！」<sup>134</sup>

139. 在許多聖女小德蘭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見到她反對以下的靈修方式：過分著重人的力量、只會依賴個人的功績、埋首犧牲奉獻、計算以德行為來「賺取天國」的努力。對她而言，「所謂功績，並不是講求做多少事或付出多少，而是在於接受。」<sup>135</sup>讓我們再細讀聖女提及這條靈修之路的一些文章，這些文字意義非凡，描述了一條簡單而快捷的路徑——藉著「心」來尋獲上主。

140. 她對姊姊里安妮（Léonie）如此寫道：「我向你保證，美善的天主比你想像的更加美善：祂只要一個眼神就能喜悅，只需一聲愛的嘆息就歡喜。對我而言，實踐成全之路非常簡單，因為我已經明白，什麼都不用做，只需要全心全意抓緊耶穌！看那剛剛惹他母親生氣的孩子，〔……〕若他向母親伸出自己的小手，笑著說：『抱抱我，我不會再犯了』，這孩子的母親難道能不溫柔地把孩子緊抱懷中？難道不會忘記稚子的過犯？雖然她知道自己的寶貝兒子必會再犯同樣過錯，但這並不重要：只要他能贏得母親芳心，就永不受到懲罰。」<sup>136</sup>

141. 除此之外，小德蘭曾在給亞多夫·盧蘭德神父（Adolphe Roulland）的書信中提到：「我的靈修之途全賴信德與愛德；我無法理解那些人，他們竟會懼怕這位如此溫柔的朋友。有時候讀到某些靈修文章，把通往成全之路形容成滿布荊棘，並受到種種幻象蒙蔽，就讓卑微的我倍感疲累。我蓋上這類廣為傳誦的書本，因為這些書叫我百思莫解，令我心枯萎，所以我就打開聖經。藉著聖言，一切變得真相大白：僅憑一字，撥開我心靈上的烏雲，開拓出景色無限的視野；成全之路變得簡單容易——只需要認識到個人的一無是處，並完全捨棄自己，如同孩童般投奔到美善天主的懷中。」<sup>137</sup>

<sup>134</sup> 同上，〈書信 197：致聖心耶穌瑪利修女〉（*Lettre 197 à Soeur Marie du Sacré Coeur*），1896年9月17日，第 552 至 553 頁。這並非意味小德蘭不曾以犧牲、苦痛、困厄作為與基督苦難契合的奉獻；事實上，當她試圖深入探究時，她力求避免過度聚焦於這些事物。

<sup>135</sup> 同上，〈書信 142：致賽琳〉（*Lettre à Céline*），1983年7月6日，第 463 頁。

<sup>136</sup> 同上，〈書信 191：致里安妮〉（*Lettre 191 à Léonie*），1896年7月12日，第 542~543 頁。

<sup>137</sup> 同上，〈書信 226：致盧蘭德神父〉（*Lettre 226 au Père Roulland*），1897年5月9日，第 588~589 頁。

142. 在小德蘭寫給莫里斯·貝里貢神父的信中，她把這份愛與父母之愛相提並論：「我不相信一名快樂的父親，既深明自己的兒子滿懷真誠和孺慕之情，會拒絕對方所表達的那份信任。與此同時，這名父親雖不會忽視兒子屢次犯同樣的錯誤，但只要對方真心待己，那麼他就永遠願意寬恕兒子。」<sup>138</sup>

### 在耶穌會中的共鳴

143. 在上文已提到，聖葛樂德·高隆汴如何把聖麗達的靈修經驗與聖依納爵的神操結合起來；為此，我相信值得淺談耶穌聖心在耶穌會歷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144. 耶穌會的靈修一直提倡對「我們的主的內在認識，讓我更加愛祂，更緊緊地跟隨祂」。<sup>139</sup> 聖依納爵邀請我們在神操裡置身在福音前，讓福音告訴我們：「長矛刺穿耶穌的肋旁，流出了血和水。」<sup>140</sup> 聖依納爵提議，當修練神操者佇立在基督受傷的肋旁前，應從中走進基督的聖心。按聖伯鐸·法伯爾神父（Pierre Favre）在致函聖依納爵時所用的修辭，這是一條由「充滿愛意的導師」親手帶領，讓「心」成長的路徑。<sup>141</sup> 若望·阿方索·德·波朗科神父（Juan Alfonso de Polanco）在《聖依納爵傳》中，曾寫：「剛泰廉樞機（Gasparo Contarini）承認，他在依納爵神父的身影中，找到情感的導師。」<sup>142</sup> 聖依納爵所建議的對話是教育心靈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我們可以用「心」感受到和品味到福音的訊息，並能與上主對話。聖依納爵認為，我們可以向上主講述自己的事情，並請祂指點迷津。任何修練神操的人，都能從操練中找到這心靈之間的對話。

145. 聖依納爵佇立在苦架下，以此為他默想的終點站，同時邀請修練神操的人，以無比愛意轉向十字架上的上主，「就像是朋友之間或主僕之間的交談」，求教上主應為祂做什麼。<sup>143</sup> 神操的日程以「獲得愛情的默觀」為高峰，從中感恩之情與「記憶、智慧及意願」的奉獻泉湧而出，呈獻給聖心，即所有美善的泉源和開端。<sup>144</sup> 這個對上主的內在認識，並非建基於我們的能力和努力，而是因懇求而如禮物般被賜予的。

<sup>138</sup> 同上，〈書信 258：致莫里斯·貝里貢神父〉（*Lettre 258 à l'abbé Maurice Bellière*），1897 年 7 月 18 日，第 615 頁。

<sup>139</sup> 聖依納爵·羅耀拉，《神操》，第 104 節。

<sup>140</sup> 同上，第 297 節。

<sup>141</sup> 參閱：《致聖依納爵·羅耀拉書信》（*Lettre à St. Ignace de Loyola*），1541 年 1 月 23 日。

<sup>142</sup> 《聖依納爵生平暨耶穌會創會早期事蹟》（*De Vita P. Ignatii et Societatis Iesu initii*），第 8 章，96 節，畢爾包-聖坦德（Bilbao-Santander），2021 年，第 147 頁。

<sup>143</sup> 聖依納爵·羅耀拉，《神操》，第 54 節。

<sup>144</sup> 參閱：同上，第 230 節以下。

146. 這份相同的經驗在世代綿延的耶穌會司鐸間傳承，他們都曾明確地提到耶穌聖心，譬如聖方濟・博日亞神父 (Francisco de Borja)、聖伯鐸・法伯爾神父 (Pierre Favre)、聖雅風・羅德里格修士 (Alphonsus Rodriguez)、阿華來士・戴巴士神父 (Álvarez de Paz)、文森・卡拉法神父 (Vincenzo Carafa)、德魯日比茨基神父 (Kasper Družbicki) 及眾多後來者。耶穌會士於 1883 年宣布：「耶穌會以滿溢著喜樂和感恩的精神，承接和領受這由上主耶穌基督所交託的甘飴重擔，去實踐、推廣和傳播對至聖聖心的敬禮。」<sup>145</sup> 在 1871 年 12 月，伯鐸・楊伯克神父 (Pieter Jan Beckx) 把耶穌會奉獻給耶穌聖心，並印證了在該修會中這元素依然是日新又新；雅魯培神父 (Pedro Arrupe) 也因這份信念，在 1972 年再次奉獻修會予聖心：「我想向耶穌會同仁講出我應當公開直言的想法：自入會以來，我一直深信我們所稱的『聖心敬禮』，以象徵形式有效概括了依納爵精神中最深邃的核心思想，也展現出非凡的效力——超乎預期的 (*ultra quam speraverint*) ——不僅成全個人，也是為了宗徒事業的豐收。我依然持守這份信念，[……] 在這個敬禮中找到內在生命最親密的泉源。」<sup>146</sup>

147. 當聖若望保祿二世極力主張，「所有耶穌會會士要以最大的熱忱推廣聖心敬禮，蓋因當今時代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敬禮」；聖若望保祿二世如此催促，因他理解敬禮基督的聖心與依納爵靈修兩者間密不可分的關連——「既渴望『親密地認識上主』，又希望與上主可心與心『保持對話』，因神操之故，是依納爵靈修和宗徒行動的特徵，致力完全地服務天主聖心的愛。」<sup>147</sup>

### 長流不息的內在生命之河

148. 基督的聖心敬禮重現在許多聖人的靈修之路上，他們各有特色，而這些聖人對耶穌聖心的敬禮，也因此染上不同色彩。以聖文生・德保 (Vincent de Paul) 為例，他指天主所渴望的，是「心」：「天主首先要求的，是『心』：『心』乃一切之本。為何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比起慷慨捐贈的富人獲得更大賞報？這是由於那什麼都沒有的人，懷著更大的愛情走向天主；這就是天主尤其渴望的。」<sup>148</sup> 換言之，人必須接受自己的心與基督的

<sup>145</sup> 第廿三屆耶穌會全體大會，第 46 號頒令，第 1 節：收錄於《耶穌會會憲》(*Institutum Societatis Iesu*)，卷 2，佛羅倫斯，1893 年，第 511 頁。

<sup>146</sup> 《在祂內只有希望》(*In Lui solo la speranza*)，米蘭，1983 年，第 180 頁。

<sup>147</sup> 〈致耶穌會總會長書信〉(*Lettre au Préposé général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巴里拉蒙尼 (Paray-le-Monial)，1986 年 10 月 5 日：《羅馬觀察報》，1986 年 10 月 6 日，第 7 頁。

<sup>148</sup> 〈遣使會司鐸講座集〉，第 132 號，〈論神貧〉(*la pauvreté*)，1655 年 8 月 13 日：收錄在文生・德保，《書信、談話錄、文件、談話錄二》，卷 11，巴黎，1923 年，第 247 頁。

聖心結合：「一位修女做盡一切，好讓自己的心能與我們上主的聖心時常契合，[……] 她從天主那裡收到所有的祝福了！」<sup>149</sup>

149. 有時候，我們難免把這個愛的奧祕僅視為一個令人讚歎但不可復見的歷史事蹟，一如在不同時代中曾出現過的美好靈修方法，然而我們應時常提醒自己，就像某位傳教士聖人說過：「這聖心容忍敵人的長矛刺穿自己，以能打開神聖缺口，讓聖事湧流而出，從而建立教會；聖心從未停止去愛。」<sup>150</sup> 其他當代聖人，如皮耶垂西那的聖畢奧神父（Pio da Pietrelcina）、聖德蘭·加爾各答修女（Teresa of Calcutta），及眾多的其他聖人等，都以發自肺腑的敬意來講述基督的聖心。但我特別想提起聖傅天娜的神祕經驗，因為她再次建議敬禮基督的聖心，並以復活的主那充滿榮光的生命與神聖慈悲為重點。事實上，受到這位聖女的經驗和聖若瑟·塞巴斯底盎·佩烏察爾主教（Józef Sebastian Pelczar）的靈修寶藏驅使，<sup>151</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把他對慈悲的默想與基督的聖心敬禮緊緊扣上：「教會貌似以特殊的方式，明認天主的仁慈，並透過轉向基督的聖心來尊崇這份慈悲。事實上，藉著在聖心的奧祕中靠近基督，我們方能深入沉思仁慈的天父那份愛的啟示；這份愛的啟示正構成了人子默西亞使命的核心內容。」<sup>152</sup> 聖若望保祿二世以非常個人的方式，提及聖心：「在我年輕時，聖心曾與我對話。」<sup>153</sup>

150. 敬禮基督的聖心的當代意義，在眾多男女修會的福傳和教育事業上尤其顯著，這些修會自創立以來，都以基督論的靈修經驗為特色。若要把所有修會都細列下來，那將會是沒完沒了的大工程。是故，我們只隨意舉出兩個例子：「會祖〔聖金邦尼（St. Daniele Comboni）〕在耶穌聖心的奧祕中找到力量，支持他的福傳事業。」<sup>154</sup>「受到耶穌聖心的愛催逼，以福音為基礎，並按照愛、寬恕、正義、和與貧苦者和邊緣人連結的要求，讓人在人性尊嚴下成長，成為天主的子女。」<sup>155</sup> 與此同時，奉獻給基督的聖心的聖殿分布全球各地，這些地方對靈修與信仰熱忱都是極具吸引力的泉源。對於曾以任何方式融入這些信仰與愛德之地的朝聖者，我要在此向你們致上我父親般的祝福。

<sup>149</sup> 同上，〈致仁愛修女會講座集〉，第 89 號，〈論克己、通訊、膳食、外出〉（*la Mortification, la correspondance, les repas, les sorties*），1657 年 12 月 9 日：收錄在文生·德保，《書信、談話錄、文件、談話錄二》，巴黎，第 407 頁。

<sup>150</sup> 聖達尼爾·金邦尼（Daniele Comboni），稿件 3324 號：收錄於達尼爾·金邦尼，《著作選集》（*Gli scritti*），波隆納，1991 年，第 998 頁。

<sup>151</sup> 參閱：〈冊封聖人彌撒講道〉，2003 年 5 月 18 日：《羅馬觀察報》，2003 年 5 月 19 至 20 日，第 6 頁。

<sup>152</sup> 《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1980 年 11 月 30 日，第 13 節：《宗座公報》72（1980），第 1219 頁。

<sup>153</sup> 教理講授（1979 年 6 月 20 日）：《羅馬觀察報》，1994 年 6 月 22 日，第 1 頁。

<sup>154</sup> 耶穌聖心金邦尼傳教會，《傳教會會規、憲章及指南》（*Regola di Vita, Costituzioni e Direttorio Generale*），羅馬，1988 年，第 3 節。

<sup>155</sup> 聖心修女會（Religieuses du Sacré-Cœur de Jésus，RSCJ），《1982 年會憲》（*Constitutions de 1982*），第 7 節。

## 獻上慰藉的敬禮

151. 復活的主沒有讓自己受傷的肋旁癒合，從那裡湧出了活水，這個由長矛而產生的偉大聖傷，以及因荊棘茨冠而來的傷痕，經常成為聖心的代表形象。因此，這兩者不能從敬禮中劃分出來。在這圖象中，我們默想耶穌的愛，這份愛能夠全然奉獻自己，直至死亡。復活主內的聖心保留了這些標記，它們象徵了上主的完全自我奉獻，為了我們而飽受苦難。為此，信友難免既希望回應上主的深情厚愛；也想回應基督為了愛所忍受的痛苦。

### 與祂一起在十字架上

152. 如今，我們不妨重溫這源自基督的聖心靈修經驗中的表達形式：那是一份願意給祂慰藉的內在渴望。暫不詳述「補贖」的實行方法，因我認為應在聖心敬體的社會層面內討論，而這社會幅度正是下一章的主題。現在，讓我聚焦探討那份渴望：這渴望經常在深愛上主的信友心中浮現，在默想基督的苦難時，將其視為一個奧祕，不僅是記憶中的奧祕，更因著恩寵而真實臨在。或更準確地說，這奧祕會帶我們神妙地身處於救贖那一時刻的當下。若所愛者是最重要的，那麼人怎能不想安慰祂呢？

153. 教宗碧岳十一世曾努力為這份神祕經驗奠下基礎；他敦促我們去認識到，藉著天主的恩寵，因基督的苦難而來的救贖奧蹟超越時空；如此一來，十字架上的上主也領受了未來的罪愆——即我們的罪愆。同樣地，我們今天所奉獻的慰藉也不受時空限制，已到達受傷的聖心前：「倘若基督的心靈至死一刻，都是為我們遠在將來卻早被預見的罪過而憂傷；那麼毫無疑問，在『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祂』（路廿二 43）時，祂也從我們已預見的補贖中得到好些神慰，好讓祂的聖心從嫌惡抵觸和備受煎熬中得到慰藉。而就算至聖聖心不停地因眾人忘恩負義、罪行纍纍而受傷，但現在以無可言喻的方法，我們依舊可以——甚至必須——撫慰聖心。」<sup>156</sup>

### 「心」的理由

154. 敬禮聖心的表達形式也許看來沒有充足的神學理據，事實上，「心」有其理由。信友的「信仰意識」（*sensus fidelium*）直觀地認識到這敬禮隱含奧祕，超越了人的理由；基督的苦難並非只是過去事件：藉著信德，我們更能參與其中。透過信友的虔敬，默想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交付，就比一段普通的回憶更為深刻、偉大。這個信念在神學中

---

<sup>156</sup> 《至仁慈的救贖者》通諭（*Miserentissimus Redemptor*），1928年5月8日：《宗座公報》20（1928），第174頁。

有鞏固的基礎。<sup>157</sup> 除此之外，更意識到耶穌受傷的肩膀上所背起的是我們自身的罪過；以及在如此大愛前自己的不足——祂的愛永遠超越我們的。

155. 我們也應斟酌如何能在任何情況下都跟活生生的、已復活的基督建立圓滿福樂的關係，同時又能在祂受苦時安慰上主。復活的聖心保存了這些傷痕，以作為永恆的記憶，而恩寵的行動則帶出了一個不完全受制於當下的經驗。這兩點讓我們理解到，在我們眼前的是一个神祕的旅程，超越所有理性所能推斷的範疇，卻又照樣表達了天主聖言所啟示的真理，正如教宗碧岳十一世所言：「但這些補贖的儀式如何能夠安慰於高天並在榮福中統領萬有的基督呢？我們可用奧斯定非常切合的話語來回答：『給我一顆愛心，因此這心能感受到我所說的』（《若望福音釋義集》，卷 26，4），任何被天主的愛所摯愛著的人，若回首過去，便能藉默想看見並感受到基督為了世人勞苦工作、承受極大磨難：『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祂又因為憂傷、煎熬、羞辱而受盡折磨，『祂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依五十三 5），甚至以這些瘀傷治癒我們。越是以虔敬的心靈默想這些事蹟，越能看見真相：人類無論在任何時間所犯的罪愆和惡行，都是把天主子送上刑台的原因。」<sup>158</sup>

156. 今天依然適用教宗碧岳十一世的教導。事實上，聖經明確指出了當信友不按自己的信德而生活時，「他們親自又把天主子釘在十字架上」（希六 6）；又或當為了他人而受苦時，「反覺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 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 24）；又或在基督受難時，祂當時不單為了自己的門徒祈禱，更「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若十七 20）。這些話語都打破了我們思想的框架。祂向我們展示出，即使我們的思維無法闡釋，但事情若沒有關聯，則無法分清何謂先後。福音在各方面不單只是供人反省或讓人銘記，更是要人無論在愛德工作中或是在內在經驗裡，參照而活；這對基督受難至死並復活的奧祕尤其重要。我們的思維習慣把時間切割，但這無法承載由信仰經驗而來的真理——即與受苦的基督結合時，與復活的主同享力量、慰藉和友誼。

157. 我們在逾越奧蹟的一體中看見了兩個不可分割、又彼此光照的面向。因著這兩個層面中的恩寵，這獨一無二的奧蹟變成當前之事，而且當我們為了安慰基督而致力向祂奉獻時，這奧蹟光照了的我們的苦難，藉逾越的光和天主的愛，將之轉化。我們在自己每日的生命中參與了這奧蹟，因為基督首先願意參與我們的生命，而且預先為我們而活，一如教會的首領先為祂教會的軀體存活——無論是在創傷中，還是在安慰裡。當我們在天主的恩寵裡生活時，這彼此參與對方的生命成為一種靈修體驗。換言之，復活的主藉

<sup>157</sup> 《天主教教理》，1085：「基督本身的一切——祂為全人類所做和所受的苦——都分享了天主的永恆，超越萬世，臨現人間」。

<sup>158</sup> 教宗碧岳十一世，《至仁慈的救贖者》通諭（*Miserentissimus Redemptor*），1928年5月8日：《宗座公報》20（1928），第174頁。

著祂恩寵的行動，讓我們有可能與祂的苦難奧妙地結合。信友們心中明白，他們既活在復活的喜悅中，也同時希望與他們的上主一起承擔祂苦架的命途。他們不單願意參與祂受苦、睆倦、失望和恐懼的時刻，甚至讓這些片段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信友不是孤獨地活出這項奧蹟，因為這些創傷同時參與了基督奧體的命途——基督的奧體在天主聖潔的子民中前行——並在歷史中時時處處都肩負著基督的命途。奉獻慰藉的敬禮並非抽象或脫離歷史，而是在教會的朝聖旅途中化成血肉。

## 悔罪

158. 安慰基督是一份不可壓抑的渴望；這渴望以默想祂為我們受難的痛苦為起點，成長於真摯坦承我們因罪成囚、痴戀依賴、信德寡樂、沽名釣譽、各種罪行和無心回應上主的愛和計畫等過犯。這是一份精煉的經驗，因為愛需要得到眼淚淨化，讓我們最終會越來越渴慕天主，不再自我沉溺。

159. 如此一來，「安慰上主」這份渴望變得越深沉時，信友的心越是悔過，「那不是讓我們有叩首伏地的罪疚感或因良心不安而動彈不得，而是有益處的鞭策，點燃我們的內心並治癒我們。當『心』看到罪人明認所犯的過錯時，便會打開自己來接納聖神的工作，讓活水潑醒自己，並讓淚水洗淨面龐〔……〕。這並非要使人墮入習以為常的自怨自艾。〔……〕帶淚的良心指責乃是嚴正地為自己得罪天主的悔改；是承認自己一直都是虧欠者，而非積攢了信譽的人〔……〕。一如滴水穿石，淚水也可點點滴滴地軟化鐵石心腸。於是，我們目睹了『悲傷的奇蹟』——良善的悲傷把人帶往甘飴之地〔……〕。良心的指責並非是我們努力的成果，而是在祈禱中祈求而來的恩寵。」<sup>159</sup>「同痛苦的耶穌一起受苦，同憔悴的耶穌一起憔悴，流淚，並祈求內心的哀傷痛苦，因為耶穌為了我而忍受了那麼大的苦痛。」<sup>160</sup>

160. 因此，我懇請各位不要譏笑天主忠實子民表達信仰熱忱的方式；他們以這民間熱心敬禮的方式試圖安慰基督。同時，我也邀請眾人撫心自問：相比起那些自以為更自省、富有經驗和成熟的信友，他們以冷漠又疏離的態度、小器又微不足道的愛德行動安慰上主，難道這些民間熱心敬禮對愛的表達不是更具理性、更包含真理以及更有智慧嗎？

## 因得到安慰而去安慰他人

161. 在默想基督的聖心及祂捨身至死時，我們獲得慰藉。我們在心中所感受到的痛楚為完全的信賴留了一席之地；最後留下來的，也只有感恩、柔情與平安。祂的愛長存，並

---

<sup>159</sup> 祝聖聖油彌撒講道，2024年3月28日：《羅馬觀察報》，2024年3月28日，第2頁。

<sup>160</sup> 聖依納爵·羅耀拉，《神操》，第203節。

統領我們的生命。悔罪「並不帶來煎熬，卻讓心靈卸除重擔，因為悔罪在罪過的創傷中運作，讓我們獲得上主的輕撫。」<sup>161</sup> 我們所受的苦楚與基督在十架上所經歷的結合，蓋因恩寵讓我們衝破距離限制，並意味著基督在過去受苦時，祂也與歷史長河中所有門徒的苦難結合。如此一來，因知道基督與我們一起痛苦，在受苦時我們可以獲得內在安慰。在渴望安慰祂的同時，我們找到安慰。

162. 然而，滿懷信仰的心在默想基督的聖心時，上主聲嘶力竭的呼召應回響著：「你們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依四十 1）。當我們憶起天主安慰我們時，聖保祿宗徒提醒：「我們能以自己由天主所親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種困難中的人。」（格後一 4）

163. 由此出發，便引我們進入討論每種對基督的聖心真誠敬禮所具之團體性、社會性和福傳層面。當基督的聖心帶領我們到天主前時，同時也派遣我們走到弟兄姊妹中間。基督的聖心藉我們的服務、兄弟情誼、福傳使命中所結的果實，成全了天主的旨意。如此一來，我們便回到起點：「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若十五 8）

---

<sup>161</sup> 祝聖聖油彌撒講道，2024年3月28日：《羅馬觀察報》，2024年3月28日，第2頁。

## 第五章

### 以愛還愛

164. 在聖女麗達・安蘭閣的靈修經驗裡，我們除了找到耶穌的熱情宣言，更找到一份內在共鳴——召喚我們奉獻生命。知悉自己被愛，並把我們全部的信賴都傾注在這份愛內，這並不表示我們不再有奉獻的能力，更不是叫人放棄那不可遏止的渴望——以我們有限且微小的能力來作回應。

#### 基督的哀嘆及懇求

165. 自第二次給聖女麗達意義非凡的顯現後，耶穌就向她表達了痛苦，因為祂深愛世人所得到的回應「只有忘恩負義和漠不關心」、「冷淡和厭惡」。上主說：「這比我經歷被釘十架上的苦難更痛苦。」<sup>162</sup>

166. 耶穌坦言自己渴望被愛，並顯示了祂的聖心並非不在意我們如何回應：「我渴而又渴，焦灼地渴求得到人們在至聖聖事中愛慕我；這份焦渴甚至把我耗盡。同時，我始終不曾遇見那按我所期盼、解我枯涸的人。」<sup>163</sup> 耶穌要求的，是愛。當懷有信德的心發現這份渴望時，就會自然而然地回應，而並非營營役役地作些犧牲或履行重責，卻是如何去愛：「自從在我的天主那兒領受了祂聖愛的殊寵，我感到一份催逼，必須以愛回應祂的愛。」<sup>164</sup> 所以，藉著聖心的聖像，教宗良十三世指出「耶穌的愛促使我們以愛還愛。」<sup>165</sup>

#### 在弟兄內延續基督之愛

167. 我們現在應回到天主聖言，以理解最能回應天主聖心的愛，乃是對弟兄姊妹的愛；沒有比這舉動更能以愛還愛。這是天主聖言清楚明確地指出的：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 40）；

「因為全部法律總括在這句話內：『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迦五 14）；

<sup>162</sup> 聖麗達・安蘭閣，《回憶錄》(Autobiographie)，55：收錄在《聖麗達・安蘭閣生平及著作》(Vie et oeuvre et la bienheureuse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巴黎，1915年，第71~72頁。

<sup>163</sup> 同上，〈書信133：致克烏拉斯神父(Croiset)〉，1689年11月3日，收錄在：同上，第576至577頁。

<sup>164</sup> 同上，《回憶錄》(Autobiographie)，92，收錄在：同上，第102頁。

<sup>165</sup> 《聖年》通諭(Annum Sacrum)，1899年5月25日；《宗座公報》31(1898~99)，第649頁。

「我們知道，我們已出死入生了，因為我們愛弟兄們；那不愛的，就存在死亡內。」（若壹三 14）

「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若壹四 20）

168. 對弟兄姊妹的愛，人無法偽裝，也不是我們天生的能力可及；唯有求得轉化我們自私的心，才能成就這份愛。為此便引申出廣為流傳的禱文：「耶穌，請讓我們的心肖似祢的聖心！」所以聖保祿宗徒並沒有呼籲我們「要努力行善」，而更精準地說，是：「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斐二 5）

169. 在古羅馬帝國裡有不少窮人、異鄉人、以及邊緣人，他們在基督徒身上得到尊重、關懷和照料。這解釋了為什麼羅馬皇國君王「背教者」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會詢問，在帝國內基督徒怎麼會如此受到尊重和追隨，他認為這跟他們救濟貧苦和幫助外地人有關，概因羅馬帝國鄙視這兩類人，且置之不理。為此，尤利安無法接受境內的窮人沒有從官方獲得援助，而他所憎恨的基督徒卻「不單自我照料，更救濟了我們的人民」，<sup>166</sup> 他在這封書信內命令當地政府興建施恩救濟場所，好跟基督徒一較高下，以贏得社會更多尊重：「在每個城市興建大量客棧，好讓異鄉人能享受我們的慈善濟助。〔……〕你要讓希臘人習慣這些善舉！」<sup>167</sup> 但尤利安顯然沒有達成他的目標，因為在他「公益扶助」的背後缺乏基督徒的愛，無法讓人感到人性尊嚴。

170. 耶穌視社會中最弱小的一位如同祂自己（參閱：瑪廿五 31~46），祂「開創先河：肯定每個人的尊嚴，特別是被視為『沒有尊嚴』者的尊嚴。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嶄新原則。根據這原則，當人越軟弱、被蔑視、受苦，甚至淪落得『不似人形』時，他們也更是『具有尊嚴』的人，更應獲得我們的尊重和愛。這個原則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促使更多機構負起照顧不幸者的責任，包括棄嬰、孤兒、無依的長者、精神病患者、患有不治之症或嚴重畸形的人，以及無家可歸的人。」<sup>168</sup>

171. 從聖心的創傷去默想主基督，看見「祂承受我們的脆弱，擔荷了我們的疾病」（瑪八 17），讓我們更能關注他人的痛苦和需要，使我們變得堅強，好能參與祂的救贖工程，成為基督的工具去傳播祂的愛。<sup>169</sup> 我們若默想基督為眾人所作的自我交付，終將不

<sup>166</sup> 尤利安二世（Julian the Apostate），〈書信 49：致迦拉達司祭長阿爾薩西烏斯書〉，美茵茲，1828 年，第 90 至 91 頁。

<sup>167</sup> 同上。

<sup>168</sup> 教義部，《無限尊嚴》宣言（2024 年 4 月 2 日），19：《羅馬觀察報》，2024 年 4 月 8 日。

<sup>169</sup> 參閱：教宗本篤十六，〈值《汲水》通諭五十週年紀念致耶穌會總會長文告〉（2006 年 5 月 15 日）：《宗座公報》98（2006），第 461 頁。

可避免地捫心自問，我為何無法為他人獻出生命：「我們所以認識了愛，因為那一位為我們捨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也應當為弟兄們捨棄生命。」（若壹三 16）

## 在靈修史中的回響

172. 耶穌聖心敬禮與對弟兄姊妹的獻身相結合的見證，在基督徒的靈修發展歷史中比比皆是。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 成為他人的水泉

173. 自奧利振以來，許多教父都認為若望福音第七章 38 節：「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指的是信友本身，因他們也曾從基督奧體啜飲。如此一來，與基督結合不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焦渴，而更是要我們成為其他人的水泉。奧利振指基督履行了自己的承諾，讓水泉從我們之中升起：「人靈實為天主肖像，既可蘊藏水井，也能從自身湧流水井、噴泉，乃至河川。」<sup>170</sup>

174. 聖安博建議要暢飲基督，「好使那為永生湧流的水泉在你內豐沛盈溢。」<sup>171</sup> 馬流·維克托利努（Marius Victorinus）則認為，聖神與滿溢的活水一起自我贈予：「誰接受聖神，便成為湧出活水的江河。」<sup>172</sup> 按聖奧斯定的話，從信友心中冒出的河溪便是仁善。<sup>173</sup> 聖多瑪斯·亞奎納再次提出這個論點，並以此為據：「人趕緊分享並傳報從天主懷中流出的活水所得的不同恩寵。」<sup>174</sup>

175. 事實上，「十字架的祭獻，以愛人和服從的精神獻上，為人類的罪債帶來豐盈滿溢且無限的補贖」；<sup>175</sup> 從基督的聖心而誕生的教會，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把基督苦難的贖世果效傳播出去，引導人與上主的直接結合。

176. 在教會內，聖母瑪利被稱為轉禱者及母親，她的中保角色只有在唯一救主內方能領悟：「瑪利亞的中介，宛如是這獨一無二泉源的一部分，那泉源正是基督中保本身」，<sup>176</sup>

<sup>170</sup> 《戶籍紀講道集》（*Homiliae in Numeros*）12，1：取自《希臘教父集》（PG）卷 12，657 欄。

<sup>171</sup> 《安博書信集》（*Epistolae*）29，24：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6，1060 欄。

<sup>172</sup> 《駁亞略異端》（*Adversus Arium*），卷 1，8：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6，1044 欄。

<sup>173</sup> 《論若望福音》（*Tractatus in Joannis Evangelium*），32,4：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35，1643 欄。

<sup>174</sup> 《讀若望福音釋義集》（*Super Evangelium S. Ioannis lectura*），卷 7，第 5 講。

<sup>175</sup> 教宗碧岳十二世，《汲水》通諭（*Haurietis Aquas*），1956 年 5 月 15 日，第 2 章；《宗座公報》 48 (1956)，第 321 頁。

<sup>176</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救主之母》通諭（*Redemptoris Mater*），1987 年 3 月 26 日，38：《宗座公報》 79 (1987)，第 411 頁。

而「教會便不猶豫地公開承認瑪利亞的這一從屬性的身分。」<sup>177</sup> 對聖母聖心的敬禮並非要剝奪敬禮基督的聖心應有的至高尊崇，而是更能激發虔敬之情：「瑪利亞之為人類慈母的地位，絲毫不遮掩或減削基督為惟一中保的意義，反而顯出其力量。」<sup>178</sup> 藉由從基督敞開的肋旁冒湧出的豐沛水泉，教會、瑪利亞以及眾信友，各自以不同方式成為活水的河道。如此一來，基督就在我們弱小卑微中彰顯了祂的光榮。

## 兄弟情誼與神祕經驗

177. 聖伯納在呼籲人們與基督的聖心結合時，運用這份敬禮的豐富靈修寶藏，邀請人將生命植根於愛，以改變自己的人生。他認為被人生歡樂所奴役的情感是可以轉化的，轉化情感不能靠盲目服從命令，唯有回應基督甘飴的愛才可實現。惡必須要以善去克服，並以日益增長的愛來戰勝它：「你要全心、全意地，並盡情盡理地來愛慕上主——你的天主；要盡你所有的力量愛慕祂，愛到甚至不懼怕為祂的愛而致命〔……〕。主耶穌的愛甜蜜甘飴，能抵抗肉體歡愉卻害人的誘惑。以甜蜜甘飴制勝歡樂迷人，一如用釘子推開釘子。」<sup>179</sup>

178. 聖方濟·沙雷被耶穌的這句話啟發：「你們〔……〕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瑪十一 29）。因此，這位聖人認為我們就算在最簡單平凡的事情中，也能贏得上主的聖心：「只有當我們無論在顯赫大事或卑微瑣事中，都悉心事奉上主時，天主才會悅樂；事情或大或小，都能讓聖心歡欣〔……〕。日常中種種不顯眼的愛德行為，如頭痛牙疼、一般感冒、伴侶的怪脾氣、打破杯子、不受人尊敬、面對嘲諷鬼臉、遺失個人物件如手套、戒指、手帕等；愛德行為也包括為了晨禱和領聖體而早睡早起所帶來的輕微不便；或在大庭廣眾中公開進行敬禮時感到羞澀。簡而言之，若以愛接受和擁抱上述種種不起眼的苦頭，對天主的仁慈都是價值無限的。」<sup>180</sup> 總之，要回應基督的聖心之愛，其關鍵在於「愛近人」：「一份平實、持續且不變的愛，不執著於瑣事，也不受對方的品德或境況影響，更不會陰晴不定或突生厭惡〔……〕。上主對我們的愛從不間斷，並容忍我們的不堪和缺點。正因如此，我們需要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弟兄姊妹，永不厭倦地支持他們。」<sup>181</sup>

179. 聖嘉祿·富高想要仿效耶穌，按祂的方式處事和生活，並想像耶穌在同一情況下將如何應對。為了完滿地達成這個目標，聖人需要肖似基督的聖心。於是「以愛還愛」這

<sup>177</sup> 《教會》教義憲章，62。

<sup>178</sup> 同上，60。

<sup>179</sup> 《雅歌講道集》（*Sermones in Cantica Canticorum*），20,4：取自《拉丁教父集》（PL），卷 183，869 欄。

<sup>180</sup> 《入德之門》（*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第三部分，第 35 章：收錄在《聖方濟·沙雷作品集》（*Œuvres*），巴黎，1969 年，第 226 至 227 頁。

<sup>181</sup> 〈聖神降臨節後第十七主日講道〉。

句話再次浮現，他說：「我渴望以受苦來『以愛還愛』，〔……〕就算自己一無是處，但依然希望像待宰的無辜羔羊般奉獻自己，伴於主旁，好能一起參與祂的使命，以聖化所有人。」<sup>182</sup> 他切盼藉著傳教使命，把耶穌的愛帶到社會上最貧苦無依和被遺忘的人當中；這份渴望促使他以「耶穌是愛」(*Jesus Caritas*)為座右銘，並配以聖心高懸在十字架上的圖像。<sup>183</sup> 這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我全力以赴，務求向諸位迷失的貧苦弟兄彰顯和證明我們的宗教就是愛、就是兄友弟恭，它的標誌就是聖心。」<sup>184</sup> 他渴望與其他弟兄一起「以耶穌聖心之名，在摩洛哥定居」。<sup>185</sup> 他們的福傳工作恍如四射的光芒：「愛德應從手足之情綻放，一如從耶穌聖心照耀出來。」<sup>186</sup> 這個渴望讓這位聖人逐漸成為所有人的弟兄，因為隨著基督的聖心陶塑自己，聖富高日漸渴望把所有受苦的人都放在自己充滿了兄弟情誼的心裡：「我們的心正如教會的心和耶穌聖心，必須擁抱眾人。」<sup>187</sup> 「耶穌聖心對所有人的愛，就是那份祂在受難中所宣示的愛；我們應以同樣的愛去愛所有人。」<sup>188</sup>

180. 聖富高神父的神師——余福蘭神父 (Huvelin) 曾說：「當我們的上主活在一個人的心中時，祂讓那人的心感受到祂所感受的，並走向卑微者。聖文生·德保的心態，也是如此。〔……〕當我們的主活在司鐸的心靈時，該司鐸就會走向貧困的人。」<sup>189</sup>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余福蘭神父筆下的聖文生，他對窮人奉獻不懈的精神，正是源自於他虔誠崇敬基督的聖心。聖文生力邀眾人，「從我們上主的聖心裡尋找話語來安慰貧病交加者。」<sup>190</sup> 要達到這個目標，自己的心必須讓基督的聖心所特有的愛及溫良來轉化；聖文生在他的宣講和建言中，經常提及這個思想，甚至納入自己創立的修會憲章中，使其成為不可忽視的特點：「修會全員要勉力學習耶穌所的訓誨：『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一如上主所說，『良善心謙』可以贏得世界；因為在實踐這德行時，我們賺取了他們的心，讓他們歸依天主。這並非以強硬魯莽的方式所能獲取的。」<sup>191</sup>

<sup>182</sup> 〈1897年11月5日至15日於納匝肋退省：耶穌與祂的受難〉(*Retraite à Nazareth, Jésus en sa Passion*)，1958年，第675頁。

<sup>183</sup> 自1902年3月19日起，聖富高的所有信箋都印上「*Jesus Caritas*」的文字和聖心高懸在十字架上圖案。

<sup>184</sup> 《致余福蘭神父書》(*Lettre à l'abbé Huvelin*)，1904年7月15日，巴黎，1946年，第173頁。

<sup>185</sup> 《致瑪爾定神父書》(*Lettre à Dom Martin*)，1903年1月25日：收錄在嘉祿·富高，《筆記簿，第2輯，第154頁》。

<sup>186</sup> 引自雷奈·瓦雍 (René Voillaume)，《富高弟兄的團體》(*Les fraternités du Père de Foucauld*)，巴黎1946年，第173頁。

<sup>187</sup> 〈默想福音十五篇：論德行，瑪廿五28〉(*Méditations des saints Évangiles sur les passages relatifs à quinze vertus, Charité, Mt20:28*)，納匝肋，1897年至1898年

<sup>188</sup> 同上，(瑪廿七30)。

<sup>189</sup> 余福蘭，《十七世紀引導心靈之課》(*Quelques directeurs d'âmes au XVII siècle*)，巴黎，1911年，第97頁。

<sup>190</sup> 參閱：〈致仁愛修女會講座集〉，第85號〈論服務病患、照顧個人健康〉(*Service au Malade et son de sa santé*) 1657年11月11日：收錄在聖文生·德保，《書信、談話錄、文件、談話錄二》(*Correspondance, Entretiens, Document, II Entretiens*)，卷10，第334頁。

<sup>191</sup> 《遣使會會憲及規程》，第2章6節。

## 補償：在廢墟上建立

181. 是故，在天主聖言的光照下，我們才能理解向基督的聖心作「補償」究竟是什麼意思，以及上主真正冀盼我們藉著恩寵的助佑作什麼補償。為此人們曾進行多番討論，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則為今天的基督徒提供了明確的答覆，指引我們如何活出更符合福音精神的補償。

### 崇敬基督的聖心具修復的社會意義

182.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指出，把自己奉獻於基督的聖心，就是「在堆滿仇恨、暴力的土壤上，建立愛的文明，即基督的聖心所統治的國度；這正是眾人所嚮往的。」換言之，我們絕對有能力「連結『對天主的孺慕之情』和『對近人之愛』」，而這就是「救主的聖心所求的真正補償。」<sup>192</sup> 在因眾人罪過而成的廢墟上，我們受召要與基督一起建立愛的文明。這正是基督的聖心所期待的補償。在罪惡的荒野中，基督的聖心希望得到我們的協助，以重建善良和美好的世界。

183. 毋庸置疑，罪過會危害教會和社會，因為「每個罪過可理解成〔……〕社會的罪惡」，尤其是那些「本質就是傷害近人」<sup>193</sup> 的罪過。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闡明，不斷重蹈覆轍犯下這些罪過，會更鞏固成影響民族發展的「罪的結構」。<sup>194</sup> 人們認為這是「正常、理性」的思維，事實上卻是自私和冷漠的心態，而這往往會成為主流思想的一部分。這便是所謂的「社會異化」現象：「一個社會要是其社會組織形式、生產和消費的形式，都妨礙人去付出自己，及與人構成團結關係，則是一個疏離的社會。」<sup>195</sup> 促使我們反抗和揭露這異化的社會結構，甚至推動眾人重修和建立一個締造公益的社會，這不僅是道德的規範，更是源於「人心歸依」的「首務之急」，<sup>196</sup> 從而願意去修復社會結構。這就是我們該當如何回應耶穌基督的聖心所教導的「以愛還愛」。

184. 正因為具福音精神的補償帶有強烈的社會意義，若要有效地透過愛德行動、服務及修和，以成為補贖者，亟需基督來推動和鼓勵，以使這補償變得可行。讓我們再次參考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導，他認為：要建立愛的文明，當今人類需要依靠基督的聖心。<sup>197</sup> 基督徒的補償絕不僅止於可見的工作上共同協力——無論這些外在工作如何不可

<sup>192</sup> 〈致耶穌會總會長書〉(Lettre au Préposé général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巴里拉蒙尼，1986年10月5日；《羅馬觀察報》(L'Osservatore Romano)，1986年10月6日，第7頁。

<sup>193</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和好與懺悔》宗座勸諭（1984年12月2日），16；《宗座公報》77（1985），第215頁。

<sup>194</sup> 同上，《社會事務關懷》通諭（1987年12月30日），36；《宗座公報》（1988），第561至562頁。

<sup>195</sup> 同上，《百年》通諭（1991年5月1日），41；《宗座公報》（1991）；第844至845頁。

<sup>196</sup> 《天主教教理》，1888。

<sup>197</sup> 要理講授，1994年6月8日；《羅馬觀察報》，1994年6月9日，第5頁。

或缺或值得賞識——基督徒的補償更要求一份靈修、一個心靈、一種意義，讓人從中獲得力量、熱情和永不匱乏的創意。唯有依靠來自基督其聖心的生命、愛火和光明，才能夠修復社會。

### 修復受創的心

185. 此外，外在的修復，不足以彌補社會和基督的聖心。若每人都能意識到個人的罪過及對他人的影響，就會發覺修復世界所受的創傷，也具有渴望修復受創的心的涵義；因為那裡才是創傷最深之處，痛苦也最為劇烈。

186. 修復的精神「呼籲我們抱持希望，就算傷痕深可見骨，我們依然能撫平每一個創傷。就像是當永遠失去美好的事物或至親時；或身處於無可逆轉的情境下，要完全修復創傷有時似乎是不可能的。但這份修復的意向與實際行動，是和好及回到內心平安的基本條件。」<sup>198</sup>

### 懇求寬恕是一件美事

187. 僅有好意並不足夠；必須要有內在的渴望，才能推動外在行為的改變。基本上，「基督徒的補償所要求的不僅是一種交換正義，而是要做到修復和觸碰受害人的心靈，為此必須做出兩項承諾：承認己罪和懇求寬恕。〔……〕因著坦誠傷害了弟兄姊妹，並深刻真摯地意識到自己危及了『愛』，從而渴望作修復。」<sup>199</sup>

188. 我們不應以為在他人面前承認己罪，是一件有損名譽或有辱尊嚴的事；相反地，這使人不再自欺欺人，甚至能誠實面對自己，承認自己過去的一生的過犯，尤其是曾經傷害自己的弟兄姊妹：「譴責己罪乃是基督信仰智慧的一環。〔……〕這能取悅上主，因上主垂顧痛悔的心靈。」<sup>200</sup>

189. 懇求弟兄姊妹寬恕的習慣，既是這修復精神的一部分，更凸顯了人性脆弱中的高貴情操。「懇求寬恕」能夠修復關係，因為這「讓人重新展開對話，並表現出重拾兄弟情誼的意願。〔……〕這觸動弟兄姊妹的心靈，給人帶來慰藉，並促使對方接受所懇求的寬

<sup>198</sup> 〈值耶穌於巴里拉蒙尼顯現三百五十週年紀念的國際對談會「修復無法修復的」公開講話〉( *Discours aux participants au colloque "réparer l'irréparable", pour les 350 ans des apparitions de Jésus à Paray-le-Monial* )，2024年5月4日：《羅馬觀察報》，2024年5月4日，第12頁。

<sup>199</sup> 同上。

<sup>200</sup> 聖瑪爾大之家教宗清晨彌撒講道，2018年3月6日：《羅馬觀察報》，2018年3月5至6日，第8頁。

恕。」如此一來，「就算不能完全彌補不可修復的過失，愛依然能從中再生，讓傷痛不再難以承受。」<sup>201</sup>

190. 懂得悔罪的心，才能在兄弟情誼和精誠團結中成長，「不悔罪落淚的人便日漸退步，心田枯槁，而那些以最簡單、最真誠的言辭，虔敬地欽崇天主並受天主感動而祈禱的人，才能臻於成熟，日漸棄絕自己，親近基督，並擁抱神貧；他也會越來越親近天主特別喜愛的窮人。」<sup>202</sup> 如此一來，便出現真正的修復精神：「心懷悔意的人，會更視自己是世上眾罪人的弟兄，不自以為比他們優越，也不會尖酸刻薄地批判他們；相反地，會渴望愛他們和作補償。」<sup>203</sup> 這種由痛悔而產生的精誠團結，讓和好變得可能；能夠痛悔愧疚的人，「不會因弟兄姊妹的罪行，而感到憤怒和恥辱；相反地，會為他們的過犯而落淚，也不感到丟臉。藉著天主的恩寵，把嚴以待人、寬以待己的本性顛倒過來，讓人變得嚴以律己，卻慈悲待人。」<sup>204</sup>

## 修復：使基督的聖心延續

191.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相輔相成的方法來達成修復，使補償與基督的聖心有更直接的聯繫，同時也不離我們前文所述對弟兄姊妹的具體關懷。

192. 我曾在其他文件的脈絡中指出「天主刻意限制自己〔……〕，使很多我們視為邪惡、危險、痛苦之源的事物，變成受造界產痛的一部分，藉此促進我們與造物主合作。」<sup>205</sup> 我們的協力可讓天主的大能與愛情在我們的生命和世界內綻放，而我們的拒絕和漠然，則會窒礙一切。聖經曾以隱喻表達這思想，正如上主大聲呼喊說：「以色列，若是你歸來〔……〕就應向我歸來」（耶四1）；又或當祂面對子民的拒絕時說：「我的心已轉變，我的五內已感動。」（歐十一8）

193. 雖然我們無法說，光榮的基督忍受新的苦難，但「基督的逾越奧蹟〔……〕，基督本身的一切——祂為全人類所做和所受的苦——都分享了天主的永恆，超越萬世，臨現人間。」<sup>206</sup> 反之，我們可以說，天主接受了限制自己復活的光榮，並抑制了祂無盡的熾熱愛火，好能使我們自由地與祂的聖心合作。我們的拒絕確實會阻止祂的自我饋贈，而我們的信賴與奉獻則能開闢一條暢通無阻的河道，讓祂的愛傾流。我們的拒絕和冷漠會約

<sup>201</sup> 〈值耶穌於巴里拉蒙尼顯現三百五十週年紀念的國際對談會「修復無法修復的」公開講話〉（*Discours aux participants au colloque “réparer l’irréparable”, pour les 350 ans des apparitions de Jésus à Paray-le-Monial*），2024年5月4日：《羅馬觀察報》，2024年5月4日，第12頁。

<sup>202</sup> 祝聖聖油彌撒講道，2024年3月28日：《羅馬觀察報》，2024年3月28日，第2頁。

<sup>203</sup> 同上。

<sup>204</sup> 同上。

<sup>205</sup> 《願祢受讚頌》通諭（2015年5月24日），80；《宗座公報》108（2015），第879頁。

<sup>206</sup> 《天主教教理》，1085。

束祂大能的彰顯，也會削弱聖愛在我們身上所結的果實。若我缺少信賴或封閉自己，祂的聖愛就無法如祂所願，在我獨一無二、無法回頭的生命中展現出來，因此我也無法回應祂的召叫——在世界中呈現祂的愛。這不是源於祂的軟弱，而是來自祂無限的自由、看似矛盾卻而強大的威能，以及祂對我們每一個人完滿無缺的愛。當全能的天主在我們自由的軟弱中彰顯時，「只有信德才能辨認」。<sup>207</sup>

194. 聖女麗達·安蘭閣指出，在某次基督顯現時，祂向她述說了自己的聖心滿溢著對我們的愛，「無法控制祂熾熱的愛火，不得不傳揚出去。」<sup>208</sup> 當全能的上主在祂神聖的自由中甘願需要我們；那麼補償便是清除我們自己設下的種種障礙，讓基督的愛得以在這個寡信、忘恩、缺乏犧牲精神的世界中擴展。

### 愛的奉獻

195. 為了更深入反思這個奧祕，讓我們再次在聖女小德蘭引人注目的靈修中尋找提示。她了解有些人用極端的方式作補償；他們懷有良好意願，希望為他人奉獻自己，甚至成為「避雷針」般，讓天主審判的正義彰顯在自己身上：「我想到那些自我犧牲的人，他們視自己為天主審判正義的犧牲品，意圖把加諸罪人的懲罰轉嫁到自己身上。」<sup>209</sup> 但無論這自我犧牲如何值得被人欣賞，聖女內心始終存疑：「我沒有意思想要做這事。」<sup>210</sup> 執著於天主審判的正義，會使人誤以為基督的犧牲並不圓滿、只有部分成效，又或是祂的慈悲有所不足。

196. 藉著她靈修上的洞見，聖女小德蘭發現了另一種奉獻自己的模式，即毋須滿全天主的公義，而是能讓上主無限的仁愛自由傾流、毫無阻礙地傳播人間：「我的天主啊！難道祢要把自己受人輕蔑的愛關在聖心裡嗎？在我看來，若祢找到了甘願為祢的愛自我犧牲作為全燔祭的靈魂，祢將在轉瞬間把他們燃燒殆盡；同樣地，祢一定無法抑制自己心內如同湧泉的無限柔情。」<sup>211</sup>

197. 在救主基督唯一的犧牲祭獻上，無可再增添什麼，但我們自由地作出的拒絕，則讓基督的聖心無法在世界延續祂「如同湧泉的無限柔情」，這全因上主願意尊重這種可能性。聖女小德蘭為此五內如焚，因為對她來說，只有在愛的光线下才能理解天主的正義。我們見證過聖女如何藉天主的慈悲來欽崇祂所有的完美德性，再從中看見這些德性

<sup>207</sup> 《天主教教理》，268。

<sup>208</sup> 《回憶錄》(Autobiographie)，53，收錄在《聖麗達·安蘭閣生平及著作》(Vie et oeuvre et la bienheureuse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巴黎，1915年，第69頁。

<sup>209</sup> 耶穌聖嬰德蘭，〈手稿84r號〉，第212頁。

<sup>210</sup> 同上。

<sup>211</sup> 同上。

如何在愛中轉化。她曾說：「依我看來，就連祂的正義（或許比其他任何一切更甚）也都披上愛。」<sup>212</sup>

198. 她奉獻的行動由此而產生——不是為了天主的正義，而是為了祂慈悲的愛：「我為你的愛自我奉獻作為全燔的犧牲祭品，並懇求你永不止息地將我焚燒殆盡，讓那藏在你內如同湧泉的無限柔情傾注在我的靈魂上，使我成為你聖愛的殉道者。哦，我的天主！」<sup>213</sup>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不僅是指藉自己全然的信賴，讓基督的聖心灌注美善的慈愛到我們心中；這更指這份愛藉著「以生命接觸生命」，改變世界：「在教會——我的慈母——的心中，我將會是愛！〔……〕如此一來，我的夢想就會實現。」<sup>214</sup> 這是不可劃分的一體兩面。

199. 上主悅納了聖女的奉獻。事實上，不久之後，她就展現了對他人熱誠的愛，並指出這愛源自基督的聖心，透過她傳遞給他人。聖女小德蘭向她的姊姊萊奧娜說：「我對你的萬倍柔情，遠勝過塵世間姊妹的尋常情誼；這是因為我以天上淨配的聖心來愛你。」<sup>215</sup> 其後聖女向莫里斯·貝里貢神父傾訴：「我多麼想讓您體會到耶穌聖心的柔情，以及祂對您的期望！」<sup>216</sup>

### 完整與和諧

200. 弟兄姊妹們，我認為我們應當持續發展這種修復的方式，歸根結底，就是把在世界傳揚上主熱切柔情的新契機來奉獻給基督的聖心。若補償的涵義真是意味著渴望不惜以任何方式補償非受造之愛——天主——因被遺忘或冒犯所遭受的侮辱，<sup>217</sup> 那麼最適宜的方式，便是讓我們的愛向上主獻上新的契機，使祂的愛得以延續，以彌補祂曾遭受的拒絕與否定。若我們能超越前一章所講述的那些簡單「安慰基督」的舉措，轉而以兄弟友愛的行動來醫治教會與世界的創傷，這樣，我們便為基督的聖心所帶來的修復意義提供了新的表達方式。

201. 這些為愛近人而棄絕自己的犧牲和所承受的痛苦，使我們與基督的苦難結為一體；與基督一同受苦之際，一起經歷了「聖保祿宗徒所言那玄奧的十架苦刑後，將為己為人

<sup>212</sup> 同上，〈手稿 83v 號〉第 211 頁；參閱〈書信 226：致盧蘭德神父〉(Lettera 226 aul P. Roulland)，1897 年 5 月 9 日，第 588 頁。

<sup>213</sup> 同上，《自我奉獻：成為良善天主慈悲仁愛的全燔祭》(Offrande de moi-même comme Victime d'Holocauste à l'Amour Miséricordieux du Bon Dieu)，第 965 頁。

<sup>214</sup> 同上，〈手稿 B，3v 號〉，第 226 頁。

<sup>215</sup> 同上，〈書信 186：致萊奧娜〉(Lettre 186, à Léonie)，1896 年 4 月 11 日，第 535 頁。

<sup>216</sup> 同上，〈書信 258：致莫里斯·貝里貢神父〉(Lettre 258, à l'abbé Bellière)，1897 年 7 月 18 日，第 615 頁。

<sup>217</sup> 參閱：教宗碧岳十一世，《至仁慈的救贖者》通諭 (Miserentissimus Redemptor)，1928 年 5 月 8 日：《宗座公報》20 (1928)，169 頁。

採摘因補償與贖罪而獲得的豐碩果實。」<sup>218</sup> 唯獨基督以祂十架上的祭獻救贖了我們，唯獨祂把我們贖回，「因為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祂奉獻了自己，為眾人作贖價」（弟前二 5~6）。我們所呈獻的補償，就是自由地參與了主的救世之愛和祂唯一的祭獻。於是我們「可在〔自己〕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 24）；基督親自藉著我們，使祂為愛而全然獻上自己的果效綿延不絕。

202. 我們所承受的苦痛，往往與受傷的自我息息相關；然而，基督的聖心所展現的謙卑正好向我們指出一條自我貶抑之路。天主甘願虛空自己，屈尊就卑來親近我們。舊約中的種種隱喻皆向我們揭示：這位天主竟紓尊降貴走入歷史最卑微的角落，甚至甘受子民的拒絕。祂的聖愛滲入所愛子民的日常生活，宛如乞求他們的回應，企盼彰顯祂的光榮。另一方面，「或許，主耶穌僅有一次親口提及自己的心，並唯獨強調『溫良與謙卑』這特質。彷彿祂想表明，唯有這條道路方能贏得人心。」<sup>219</sup> 當基督說：「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瑪十一 29），祂向我們明示「要表達自己，則需要透過我們的弱小和自謙自抑。」<sup>220</sup>

203.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須注意各個不容分割的層面；因為要完成種種對近人的愛德行為，連同其伴隨而來的自我棄絕、克己、受苦與勞累，都得根植於基督的愛。上主讓我們能像祂一樣愛人，從而透過我們去愛和服務。一方面，若祂變得卑微，空虛自己，那是因為祂希望藉著我們的舉動來彰顯祂的愛；另一方面，那是因為在最簡單、不顯眼的施捨中，祂的聖心備受光榮、發揚光大。人的心藉著全然的信賴，為基督的愛騰出空間，並讓這份愛在自己的生命中弘揚開來，這人便能帶著基督的愛火，像基督般愛其他人，並謙抑自己，成為卑微者，與所有人为友。如此，基督的渴求便得以滿足，祂的熾熱柔情也光榮地注入我們的內心。在這一切中的和諧，是何等美妙。

204. 最後，為了領悟聖心敬禮所蘊含的豐沛神恩，必須重申其聖三幅度：基督降生成人，藉著在我們內運行的聖神，將自己作為贖罪祭獻給天父。因此，我們向基督的聖心的補償必須指向天父——當我們在基督內、偕同基督、並藉著基督呈獻自己，天父便欣悅於我們與祂聖子的合而為一。

## 讓世界墜入愛河

205. 基督信仰能否吸引眾人，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完整實踐和展現基督信仰，而非僅僅把它當作宗教情感上的避難所或徒具形式的禮儀。若我們安於與基督建立個人關係，而對

<sup>218</sup> 同上。

<sup>219</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要理講授，1979年6月20日：《羅馬觀察報》，1979年6月22日，第1頁。

<sup>220</sup> 聖瑪爾大之家教宗清晨彌撒講道，2014年6月28日：《羅馬觀察報》，2014年6月28日，第8頁。

受苦的弟兄姊妹漠不關心，無意去改善他們的生活，這能稱得上是敬拜基督嗎？假如我們止步於一份親密的宗教經驗，不承擔兄弟情誼與社會關懷的後果，那麼深愛我們的聖心又豈會感到欣慰？我們應當表裡如一，既然閱讀天主聖言時要全然接受，我們在關懷社會時就不該脫離福音，否則眾人最終能獲得的，必然遠少於上主原本欲賜予的豐盛。因此，在總結本章時，我們須再次強調敬愛基督的聖心之傳教意義。

206.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不僅探討了崇敬基督的聖心所蘊含的社會意義，還指出「補贖實為參與救世工程的宗徒職分。」<sup>221</sup> 同樣地，獻身於耶穌聖心「應與教會傳教使命緊密結合，因這回應了耶穌聖心的渴望：透過基督奧體的肢體，傳揚祂毫不保留地為天國獻身。」<sup>222</sup> 如此一來，藉著基督徒，「天主的愛將會傾注在眾人心中，以建立作為基督奧體的教會，並締造一個公義、和平及兄弟友愛的社會。」<sup>223</sup>

207. 基督的聖心所燃起的熊熊愛火也在教會的福傳工作中蔓延，宣揚天主藉基督所彰顯的愛。聖文生為此作出精湛的訓導；他要求自己的會士要向上主祈求「這顆心——這顆催迫我們走到各地的心，即天父、聖子的心、我們上主的心；〔……〕好使這顆心要我們跟祂一樣四處奔走〔……〕，更如同派遣〔宗徒〕一般，派遣我們將這愛火傳遍普世。」<sup>224</sup>

208. 教宗聖保祿六世在向推廣耶穌聖心敬禮的各修會致詞時提到：「毫無疑問的是，若司鐸與信友為宣揚天主的光榮，默想基督向我們彰顯的永恆之愛的榜樣，並致力使眾人都能分享基督不可測度的豐富恩典，那麼他們在牧靈上的投入與傳教的熱火必定會燃燒。」<sup>225</sup> 在聖心的光照下，傳教使命是愛的使命；基督的愛是拯救並緊抱我們的愛，而這愛的傳教使命中最大的風險，莫過於在很多言詞與行動中，卻無法引人與基督的愛快樂相遇。

209. 當我們把傳教使命理解為基督的聖心所散發出來的愛，那麼就需要「熱戀中的」傳教士——甘心被基督征服，情不自禁地要傳揚這份改變他們生命的愛。為此，他們因人浪費時間爭論枝節問題或執著條文與教義而難過；他們的優先大事是把自己的生命跟別人分享，並且透過自己微薄的努力使人理解「天主所喜愛的一位」是何等美善。這不就是戀愛中的人會有的舉動嗎？讓我們可以以但丁（Dante Alighieri）在戀愛中的詩句來闡釋這思維：

<sup>221</sup>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將人類獻於耶穌聖心百週年紀念文告》，華沙，1999年6月11日耶穌聖心瞻禮發表：《羅馬觀察報》，1999年6月12日，第5頁。

<sup>222</sup> 同上。

<sup>223</sup> 〈致里昂總主教函——為紀念人類奉獻於耶穌聖心百週年，於帕萊勒莫尼亞朝聖之際〉（*Lettre à l'Archevêque de Lyon pour le centenaire de la consécration du genre humain au Coeur de Jésus*），1999年6月4日：《羅馬觀察報》，1999年6月12日，第4頁。

<sup>224</sup> 〈論反覆祈禱〉（*Répétition d'oraison*）（1655年8月22日）：收錄在聖文生·德保，《書信、談話錄、文件、談話錄二》（*Correspondance, Entretiens, Document, II Entretiens*），卷11，第291頁。

<sup>225</sup> 《明達的詮譯者》信函（*Diserti interpretes*），1965年5月25日，4：收錄在《論獻身生活文件彙編》（*Enchiridion della Vita Consacrata*），波隆那-米蘭，3809號。

「吾曰：每當念及愛之真諦，  
愛意便如蜜般湧進心坎，  
若勇氣未捨我而去，  
我定能言語使人戀慕。」<sup>226</sup>

210. 以見證和言語去談論基督，讓別人自然而然愛上基督，這正是懷有傳教精神的人最深切的渴望。這愛的動力並非強逼別人歸依：戀人的言辭不打擾人，不勉強人，不強迫人；反而只會讓人不禁思索：世間竟能有如此大愛。懷著對他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崇高敬意，這在戀愛中人只希望對方應允，讓他訴說這份充盈生命的友誼。

211. 基督不失謹慎和尊重地請求你，不要羞於承認與祂的友誼；祂更請求你要勇於分享，遇見祂是一件美好的事：「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也必承認」（瑪十 32）。但對於深愛祂的人，這不是一份責任，而是一種難以抑制的渴望：「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九 16）；「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燒，蘊藏在我的骨髓內；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耶廿 9）

### 在服事中共融

212. 我們不應把向人宣講基督視為僅是分享我和祂之間的個人關係；只有與團體和教會共融，人才能活出福傳的意義。假如我們遠離團體，也意味遠離耶穌；倘若我們忘記、甚至不再關心團體，與耶穌的友誼也會隨之冷淡下來。我們務必牢記這祕密：友愛自己所屬團體成員（無論是修會、堂區、教區團體），這愛會化成養料，滋養我們與耶穌間的情誼。同時，對團體的弟兄姊妹的愛德行動，是我們表達基督之愛的最佳方式，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方式。事實上，上主曾這樣說：「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 35）

213. 這是轉化為對團體服務的愛。我不厭其煩地重申，耶穌曾明確地說過：「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 40）。上主現在邀請你，同樣要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中認出祂，尤其是在社會中最貧困、受輕蔑、被離棄的人中遇見祂。這相遇是何等美好！

214. 因此，我們致力幫助他人並不等於忘記耶穌；相反地，我們是以另一種形式與祂相遇。當我們試圖減輕別人的痛苦和醫治他們時，耶穌便在我們身旁。事實上，我們應當謹記當祂派遣門徒時，「他們出去，到處宣講，主與他們合作」（谷十六 20）。祂就在那

---

<sup>226</sup> 《新生》(Vita Nova)，XIX，第5至6節。

裡工作、奮鬥，並和我們一起行善。祂的愛便奧妙地透過我們的服務彰顯出來；祂親自以難以言喻的方式向世界宣講。

215. 主耶穌基督從你内心推動你，派遣你撒播美善；為此，祂召叫你為人服務：你會一如醫生、母親、導師、司鐸，實踐善行。無論你身在何處，都能感受到祂的召叫，並接受派遣在世上活出這個使命。上主對我們說：「你們去吧」（路十 3）。這是與祂成為朋友的一環。因此，為使這份情誼成熟，你需要滿懷信心、慷慨大方、自由自主、無畏無懼地隨祂派遣，好完成在世界的福傳使命。若你耽於逸樂，非但不會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反而會使恐懼、憂傷與焦慮常將你圍困。為此，你應欣然接受派遣，隨主帶領。切勿忘記：主與你一起；祂不會把你拋入深淵，也不會離棄你，讓你孤軍作戰。上主既推動你，也會陪伴你。祂曾許諾，也如此履行：「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瑪廿八 20）

216. 你必須以某種方式成為傳教士，如同耶穌的宗徒和早期教會的門徒；他們四處傳揚天主的聖愛，宣講基督是活生生的，且值得我們去認識祂。在聖女聖嬰耶穌小德蘭的生活中，她將此視為奉獻給慈悲之愛時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特點：「我希望為我所愛的解渴；而我自己則被靈魂的渴慕所吞噬。」<sup>227</sup> 這同樣是你的使命。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使命，你也將看見自己如何成為傳教士。耶穌配得你的奉獻。若你有勇氣承擔，祂必光照你、陪伴你、堅強你，而你將有一段寶貴的生活經歷，且獲益良多。不必在乎可見的成果，要讓隱祕於人心的上主運作，但千萬不要停止在生命中喜樂地與他人分享基督的愛。

## 總結

217. 本文件所探討的內容，幫助我們理解《願祢受讚頌》和《眾位弟兄》這兩部社會通諭和我們與耶穌基督之愛的相遇並非無關，因為當酣飲此愛時，我們就有能力與他人締結兄弟情誼、承認每個人都具有人性尊嚴，並同心協力關懷我們的共同家園。

218. 今天，所有東西都可任人買賣，好像尊嚴是取決於用財勢所能獲得的東西。我們被鼓吹只去囤積、消費和變得身不由己，只看到我們眼前芝麻小事上的需要，受困於一個令人墮落的生活型態中。基督的愛將這種歧途拋諸腦後，只有祂才能使我們從騰不出空間給無賞之愛的熱潮中獲得自由。祂能夠賜予這大地一顆心，並在我們認為愛的能力已永遠消逝的地方重新創造愛。

219. 教會也需要這份愛，免得基督的愛被僵化的結構、對往日的依戀、自我心態的崇拜，以及被各式各樣取代天主無償之愛的狂熱所篡奪。天主的愛使人獲得自由、賦予生

---

<sup>227</sup> 〈手稿 A，45v〉，第 143 頁。

命、令人滿心喜樂、讓團體成長。從基督肋旁的聖傷，仍然不斷湧出一條源源不絕的生命之河，至今永不止息、永不消逝，不斷向那些願意去愛的人開放。唯有天主的愛，才能孕育出嶄新的人性。

220. 我虔敬地祈求主耶穌，願從祂至聖聖心湧流活水傾注於我們眾人，好能治癒彼此加諸的創傷，並加強我們愛和服務的能力，激勵我們學習同行，邁向一個更公義、精誠團結和友愛的世界。直到我們在天國筵席上喜樂聚首的那日。屆時，復活的基督，將以祂敞開聖心所湧現不息的光輝，使我們的各種差異和諧相融。願主耶穌基督永受讚美！

教宗方濟各

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

2024年10月24日，本人在任第十二年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